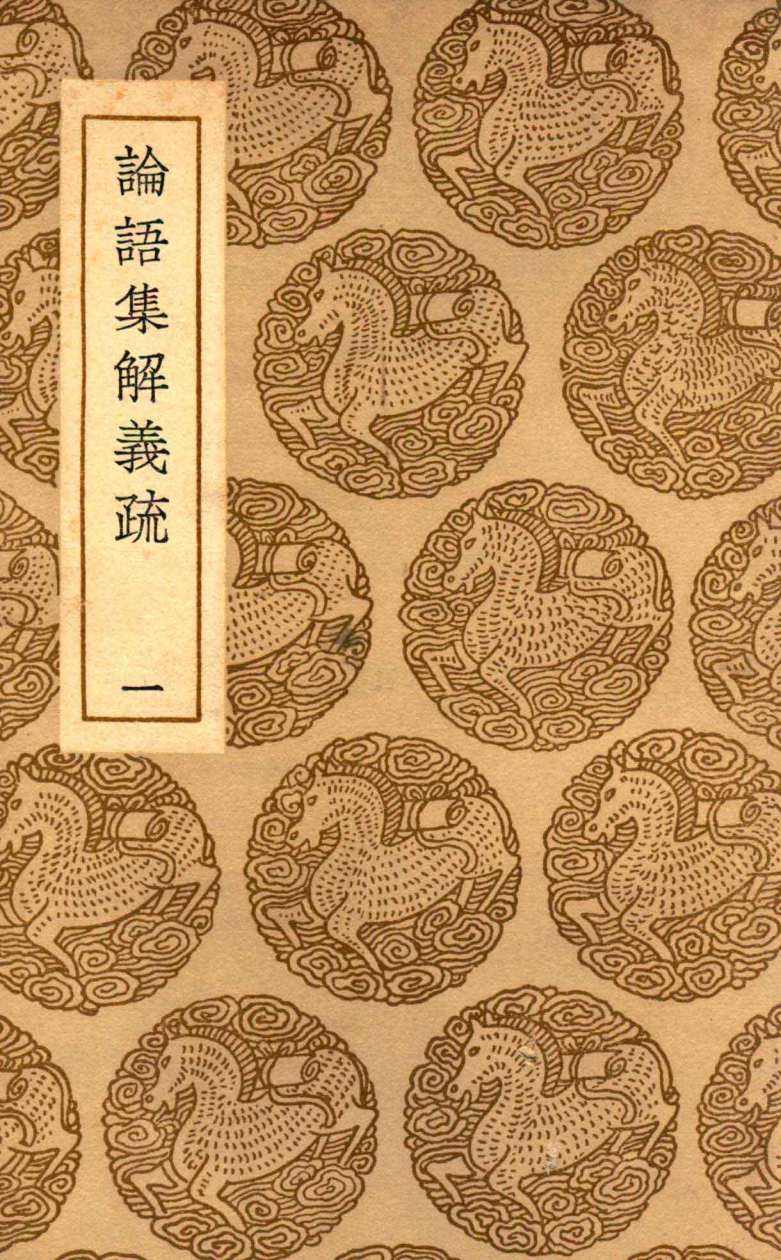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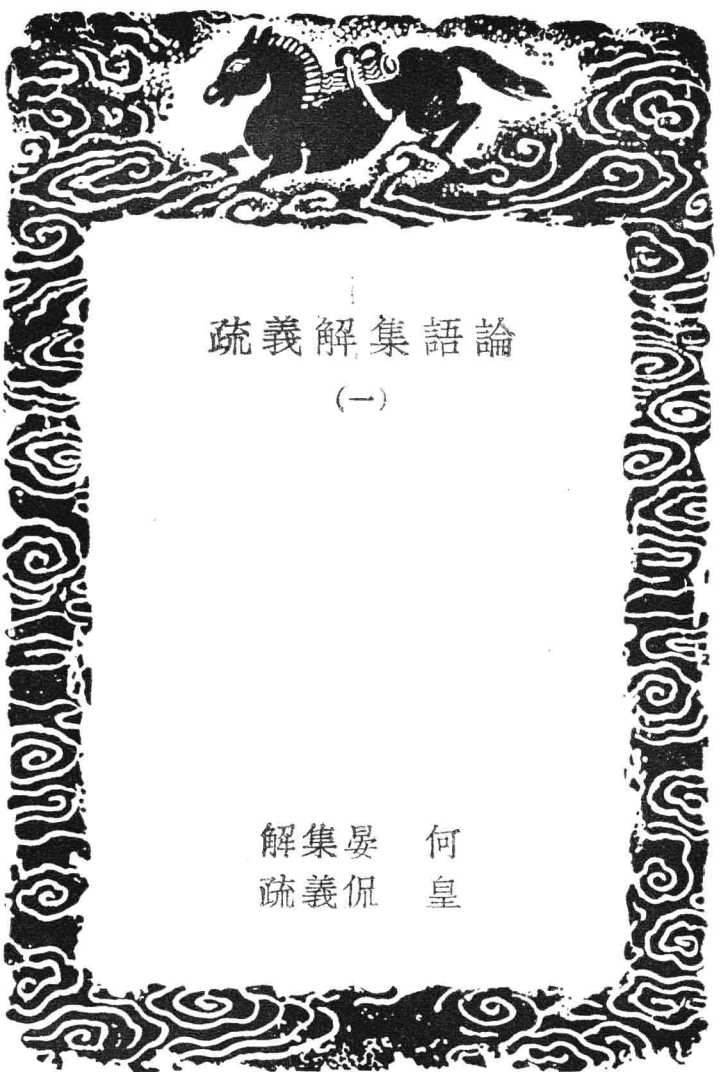


論語集解義疏

一







論語集解義疏

(一)

何 晏 集解
皇 侃 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序

宋咸平時。日本僧齋然嘗獻鄭康成所注孝經。乃中國所亡失者。是時但藏於祕府。外人莫得見。久而其書復亡。嘗憾當時在廷文學諸臣。曾莫爲意。未能使之流傳世間。抑何其蔑視先代傳注如土苴之致。不足貴而輕爲棄絕之也。先是周顯德中。新羅亦嘗獻別敍孝經。亦云卽鄭注。乃皆得自外國。而旋失之。豈不惜哉。向見錢遵王所記論語異文。云傳自高麗。其本世亦罕見。吾鄉汪翼滄氏常往來瀛海閒。得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於日本。足利學中。其正文與高麗本大略相同。彼國亦知中夏之失傳矣。其扶微舉墜之意。懇懇欲大其傳。而不爲一邦之私祕。此其所見誠卓。而其意誠公。夫孰得而小之也哉。新安鮑以文氏廣購異書。得之喜甚。願剗劂之費。有不逮。浙之大府聞有斯舉也。慨然任之。且屬鮑君以校訂之事。於是不外求而事已集。旣而大府以他事獲譴。死名不彰。人曰。是鮑子之功也。以文曰。吾無其實。敢冒其名。

乎。謂文昭曰。是書梓成時。未爲之序者。人率未知其端末。夫是書入中國之首功。則汪君也。使天下學者。得以家置一編。則大府之爲之也。春秋褒毫毛之善。今國法已伸。而此一編也。其功要不容沒。子幸爲之。序而并及之。使吾不尸其功。庶幾不爲朋友之所譏責。吾始得安焉。以文之命意也如此。用是據實書之。若夫皇氏此疏。固不全美。然十三家之遺說。猶有託以傳者。爲醇爲疵。讀者當自得之。如或輕加掎摭。是又開天下以廢棄之端也。吾其忍乎哉。

乾隆五十三年元夕前一日杭東里叟盧文昭書

論語義疏敘

梁 皇 侃 撰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共所撰錄也。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爲教不一。或負屨御衆。服龍衮於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縫掖於黌校之中。但聖師孔子。符應頽周。生魯長宋。遊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反魯。刪詩定禮於洙泗之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則朽沒之期亦等。故歎發吾衰。悲因逝水。託夢兩楹。寄歌頽壤。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几非昔。離索行淚。微言一絕。景行莫書。於是弟子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爲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既方爲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爲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爲體者。則謂之爲

禮記。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迹齊凡。問同荅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誥相紛紜。義旣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捨字制音。呼之爲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士呼論事爲倫事。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侃案。三途之說。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未詳。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并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

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窮。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爲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故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鑿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如巨鏡。誠哉是言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云。發端曰言。答述爲語。今按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名爲論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論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率爾故也。二則欲現此語非徒然之說。萬代之繩準。所以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前。故以論居語先也。又此書遭焚燼。至漢時合壁所得。及口以傳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論。二曰齊論。三曰魯論。既有三本。而篇章亦異。古論分堯曰下章。

子張問更爲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齊論題目與魯論大體不殊。而長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內亦微有異。魯論有二十篇。卽今日所講者是也。尋當昔撰錄之時。豈有三本之別。將是編簡缺落。口傳不同耳。故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而古論爲孔安國所注。無其傳學者。齊論爲瑯琊王卿等所學。魯論爲太子太傅夏侯勝。及前將軍蕭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學。以此教授於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張禹。就建學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至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字季長。建安中。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又就魯論篇章。考齊驗古。爲之注解。漢鴻臚卿吳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悉其名。至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大常東海王肅。字子雍。博士燉煌周生烈。皆爲義說。魏末。吏部尙書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採古論孔注。又自下己意。卽世所重者。今日所講。卽是魯論。

爲張侯所學。何晏所集者也。

晉太保河東衛瓘字伯玉

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

晉廣陵太守高平欒肇字永初

晉黃門郎潁川郭象字子玄

晉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

晉江夏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

晉著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

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

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弘度

晉廷尉太原孫綽字興公

晉散騎常侍陳留周壞字道夷

晉中書令潁陽范甯字武子

晉中書令瑯琊王珉字季瑛

右十三家爲江熙字大和所集。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爲說。以示廣聞也。然論語之書。包於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一人。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數。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也。而古史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子數也。

論語集解敘

魏何晏撰

梁皇侃義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

劉向者。辟疆之孫。德之子。前漢時。爲中壘校尉之官。若今皇城使也。其人博學經史。孔子

沒後。而弟子共論而記之。初爲魯人所學。故謂魯論也。

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章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夏侯勝及章賢父子凡四人。初傳魯

論於世也。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猶是弟子所記。而爲齊人所學。故謂爲齊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篇也。其二十篇雖與魯舊篇同。而

篇中細章文句亦多於魯論也。

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

此三人傳齊論。亦以教授於世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

夏侯等四人傳魯。王等三人傳齊。並行於世。故有魯齊二論雙立也。

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

漢景帝之子名餘。封魯。故謂魯恭王也。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宮。於壁中得古文論語。皆科斗文字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

既有三論。文皆不同。齊論長有二篇。一曰問王。二曰知道。是多魯論二篇也。

古論亦無此

二篇。圖

齊非唯長魯論二篇亦長於古論。古論故亦無此問王知道二篇也。

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圖

古論雖無問王知道二篇而分堯曰後子張問於孔子曰如何斯可以從政矣又別

題為一

有兩子張。圖

一是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為一篇又一子張問孔子從政為一篇故凡論中有兩子張篇也。

凡二十一篇。圖

古論既分長一子張故凡成二十一篇也。

篇次不與齊

魯論同。圖

古論篇次既不同齊又不同魯故云不與齊魯論同也。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圖

禹初學魯論又雜講

齊論於二論之中擇善者抄集別為一論名之曰張侯論也。

為世所貴。圖

此論既擇齊魯之善合以為一論故世之學者皆貴重於張侯論也。

苞氏周氏章句出焉。圖

苞氏苞咸也周氏不悉其名也章句

者注解因為分斷之名也苞周二人之論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圖

訓亦注也唯孔安國一人注解於古論也。

而世不傳。圖

世人不傳孔注古文

也。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圖

漢有馬氏亦注張禹魯論也。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

古以為之注。圖

鄭康成又就魯論篇章及考校齊古二論亦注於張論也。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之義說。圖

此三人共魏人也亦

皆為張論作注說也。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之訓解。圖

自張侯之前乃相傳師受不同而不為注說也。

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圖

中間謂苞孔周馬之徒至于今謂至魏末何平叔時也多矣言注者非一家也。

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圖

既注者多聞故得失互不同也。

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圖

此平叔用

意也。叔言多注解家互有得失而已。今集取錄善者之姓名著於集注中也。

有不安者，頗為改易。

若先儒注非何意所安者，則何偏為改易，下已意也。頗，猶偏也。

名曰論語集解。

既集用諸

注以解此書，故名為論語集解也。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

臣荀顛、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此記孫邕等四人同於何晏共上此集解之論也。

皇侃論語義疏新刻序 附存日本元文

往者根伯修與神君彝俱遊下毛足利學。足利之藏。昔稱石室。中遭散失。而匱匱乎存於今。中華後世所不傳異書猶多矣。君彝乃與伯修讎校七經孟子而還。考文既刊行於世矣。伯修與功爲多矣。而又伯修所寫而還。皇侃論語義疏。卽亦中華後世蓋無傳焉。據馬端臨考。乃目論語疏十卷。而晁氏云。梁皇侃引衛瓘某某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又云。皇朝邢昺等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撰正義。正義因皇疏。則然也。未知馬氏所考。卽所親覩而云歟。抑將徒耳所傳而勦說歟。夫邢疏出而後。亡幾。程朱諸氏經生之學。紛紛輩出。雖別成家。弁髦舊傳。於其所校皇本異同。無一及焉者。泯焉可知。況復後繼無覩。而非宋說者時乃益遠。其書不傳必矣。獨焦弱侯云。公冶長辨鳥語。具論語疏。以駁楊用修。其他匏瓜爲星。一二若覩皇疏者。然不可以一信百道聽相傳。文獻不足徵也。

因此視之。中華後世。今亡矣夫。要之。世好事。唯新是貴。乃積薪之情。率以後世爲尙。而作者不厚。亦不欲存其舊。宋人之弊。乃爾。則蓋邢疏出而皇疏廢矣。廢以至亡。無聞焉爾。亦其勢耳。夫邢氏所疏。比諸他正義。旣屬丙科。皇疏雖詭。援證復博。觀聽不決。寸有所長。兩立而竝行。非過存也。焉可附之。烏有氏哉。惟我皇和。神明扶持。物亦與世代永久。於是可知也。唯是星利之藏。我不可保。今而不傳。後世恐復散失。是可惜也。乃伯修氏之志如斯。則鐫刻之舉。其可緩歟。近有請鐫焉者。伯修旣再校以授之矣。此舉也。余惟非獨海以外行旣宏矣。卽傳之中華。而俾知吾邦厚固有闢文明。則伯修之勤。有功於國華哉。乃復伯修氏志。余亦喜其足以酬焉。遂爲之序。寬延庚午春正月平安服元喬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論語學而第一

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爲第一篇別目。中間講說多分爲科段矣。侃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人必須

學乃成。此書既遍該衆典以教一切。故以學而爲先也。而者。因仍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之始也。既諦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註〕

馬融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讀也。時。學無廢業。所以爲悅。傳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註〕苞氏曰。同門曰朋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註〕

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愠之也。

子曰。至子乎。○〔云子曰者〕子者。指於孔子也。子是有德之稱。古者稱師爲子也。曰者。發語之

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此以下是孔子開口談說之語。故稱子曰爲首也。然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雖非悉孔子之語。而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預錄。故稱子曰通冠一書也。〔云學而時習之者〕此以下孔子言也。就此一章分爲三段。自此至不亦悅乎爲第一。明學者幼少之時也。學從幼起。故以幼爲先也。又從有朋至不亦樂乎爲第二。明學業稍成。能摺朋聚友之由也。既學已經時。故能摺友爲次也。故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

謂之小成是也。又從人不知訖不君子乎爲第三。明學業已成。能爲師爲君之法也。先能招友。故後乃學成。爲師君也。故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又云。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今此段明學者少時法也。謂爲學者。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善用先王之道。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也。時者。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二就年中爲時。三就日中爲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學之道。擇時爲先。長則擇格。幼則迷昏。故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爲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濁。重濁時學重濁之業。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爲時者。前身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而猶因仍也。時是日中之時也。習是修故之稱也。言人不學則已。既學。必因仍而修習。日夜無替也。之於所學之業也。云不亦悅乎者。亦猶重也。悅者。懷抱欣暢之謂也。言知學已爲可欣。又能修習不廢。是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彌重爲可悅。故云不亦悅乎。如問之然也。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者。此第二段。明取友交也。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爲友。朋猶黨也。共爲黨類在師門也。友者。有也。共執一志。綱繆寒暑。契闊飢飽。相知有無也。自猶從也。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今由我師德高。故有朋從遠方而來。與我同門。共相講說。故可爲樂也。所以云遠方者。明師德洽被。雖遠必集也。招朋已自可爲欣。遠至彌復可樂。故云亦也。然朋疎而友親。朋至既樂。友至故忘言。但來必先同門。故舉朋耳。悅之與樂。俱是懽欣。在心常等。而貌跡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我自得於懷抱。故心多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形影在外。故心貌俱多曰樂也。故江熙云。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乎。道同齊味。歎然適願。所以樂也。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者。此第三段。明學已成者也。人謂凡人。也。慍。怒也。君子有德之稱也。此有二釋。一。言古之學者爲己。己學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此是君子之德。

也有德已爲所可貴。又不怒人之不知。故曰亦也。又一通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之也。爲君子者亦然也。○〔註〕馬融曰。至憚也。○〔云〕子者。男子通稱也者。凡有德者。皆得稱子。故曰通稱也。〔云〕謂孔子也者。子乃是男子通稱。今所稱子曰。不關通他。卽指謂孔子也。〔云〕王肅曰。云云者。背文而讀曰誦也。然王此意卽是日中不慮之時也。舉日中不慮。則前二事可知也。○〔註〕苞氏曰。同門曰朋也。○鄭玄注。司徒云。同師爲朋。同志爲友。然何集注皆呼人名。唯苞獨云氏者。苞名成。何家諱成。故不言也。○〔註〕愠怒至之也。○就注乃得兩通。而於後釋爲便也。故李充云。愠怒也。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怒之有。平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於教授者也。凡注無姓名者。皆是何平叔語也。

有子曰。〔註〕

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

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註〕

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悌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註〕

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

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註〕

苞氏曰。先能事父兄。

然後仁道可成也。

〔圖〕

有子曰。至本與。○〔云〕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者。其。其孝悌者也。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曰悌也。〔云〕而好犯上者。鮮矣者。好。謂心欲也。犯。謂諫爭也。上。謂君親也。鮮。少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爲心。以恭從爲性。若有欲犯其君親之

顏諫爭者。有此人少也。然孝悌者。實都不欲。必無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親有過。若任而不諫。必陷於不義。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諫。故開其少分。令必諫也。故熊理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慚。以犯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者。實在獎其忠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鮮矣。〔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者。熊理曰。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尙無意犯上。必不職爲亂階也。侃案。熊解意是。言既不好犯上。必不作亂。故云未之有也。然親熊之解。乃無閒然。如爲煩長。既不好犯上。理宜不亂。何煩設巧明。今案師說云。夫孝者不好。心自是恭順。而又有不孝者。亦有不好。是願君親之敗。故孝與不孝。同有不好。而不孝者不好。必欲作亂。此孝者不好。必

無亂理。故云未之有也。〔云君子務本者〕此亦有子語也。務猶向也。墓也。本謂孝悌也。孝悌者既不作亂。故君子必向慕之也。〔云本立而道生者〕解所以向慕本義也。若其本成立。則諸行之道悉滋生也。〔云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者〕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釋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爲本。則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舉仁則餘從可知也。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王弼曰。自然親愛爲孝。推愛及物爲仁也。○〔註〕本基至成也。○以孝爲基。故諸衆德悉爲廣大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註〕

苞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巧言者。便辟其言語也。令色者。柔善其顏色也。鮮。少也。此人本無善言美色。而虛假爲

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應無仁。而云少者。舊云。人自有非假而自飾者。此則不妨有仁。但時多巧令。故云少也。又一通云。巧言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張憑云。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爲少。非爲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曾子曰。〔註〕

馬融曰。弟子曾參也。

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註〕

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

講習而傳之乎。○曾子曰。至習乎。○〔云吾日三省吾身者〕省。視也。曾子言。我生平戒慎。每一日之中。三過自視。察我身有過失否也。〔云爲人謀而不忠乎者〕忠。中心也。言爲他人圖謀事。當盡我中心也。豈可心而不盡忠乎。所以三省視察。恐失也。〔云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者〕朋友交會。本主在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爲信乎。〔云傳不習乎者〕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曾子言。我一日之中。每三過自視。況復凡人。可不爲此三事乎。言不可也。又一通云。曾子言。我一日之中。三過

內視我身。有此三行否也。○〔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姓曾。名參。字子與。○〔註〕言凡至之乎。○得無猶無得也。○索。猶本也。言所傳之事。無得本不經講習而傳之也。故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稱師也。

子曰：導千乘之國。〔註〕

馬融曰：導者，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

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苞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苞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敬事而信。〔註〕

苞氏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

節

用而愛人。〔註〕

苞氏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

使民以時。〔註〕

苞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

圖

子曰：至以時。○此章明爲諸侯治大國之法也。〔云導千乘之國者〕千乘，大國也。

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千乘尙式，則萬乘可知也。導，猶治也。亦謂爲之政教也。其法在下，故此張本也。〔云敬事而信者〕此以下皆導千乘之國法也。爲人君者，事無小大，悉須敬，故云敬事也。曲禮云：毋不敬是也。又與民必信，故云信也。〔云節用而愛人者〕雖富有一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民上，不可驕慢，故云愛人也。〔云使民以時者〕使民，謂治城及道路也。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也。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瞑闇之稱，使之則唯指黔黎也。○〔註〕馬融曰：至存焉。○此明千乘法也。〔云司馬法六尺爲步者〕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司馬穰苴爲軍法也。其法中有此千乘之說也。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云步百爲畝者〕廣一步，長百步，謂爲一畝也。畝，母也。既長百步，可種苗稼，有母養之功見也。〔云畝百爲夫者〕每一畝則廣六尺，長百步，今云畝百爲夫，則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所養人，自隨地肥瘠及其家人多少耳。故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是也。〔云夫三爲屋者〕每夫方百步，今云夫三，則是方百步者是三也。若竝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長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義名之也。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云屋三爲井者〕向屋廣一里，長百步，今三屋竝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閒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是耦，伐廣一尺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爲溜，通水流，水流畝，畝然，因名曰畝也。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爲遂。九夫爲井，井圍廣深四尺，謂之爲溝。取其遂水相通，如井字，故鄭玄曰：似井字，故

謂爲井也。遂取其水始遂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云：田閒之水曰溝，溝，溝也。縱橫相交，溝也。云井十爲通者，此十井之地，竝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云通十爲城者，其城地方十里也。謂爲城者，兵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云城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謂城也。云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者，有地方十里者千，卽是千城也。則容千乘也。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方，方十里者一方，方一里者一方，五百五十六里也。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周制上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千乘用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故伯地不能容，所以唯公侯封乃能容也。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雖魯方七百里，而其地賦稅亦不得過出千乘也。故明堂位云：賜魯革車千乘也。云苞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者，此夏股法也。夏股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故方百里國中令出千乘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此亦與周同也。云井十爲乘者，此則與周異也。周家十井爲通，通十爲城，城出一乘，今此一通使出一乘，則一城出十乘也。云百里之國者，適千乘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方十里者有方一里者百，今制方一里者十，出一乘，則方十里者出十乘，方百里者故出千乘也。云馬融依周禮者，馬氏所說是周禮制法也。云苞氏依王制孟子者，孟子及王制之言皆如苞氏所說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此何平叔自下意也。言馬及苞兩家之說竝疑，未知誰是，故我今注兩錄存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註〕

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子入則孝，出則悌。

者。弟子猶子弟也。首爲人子弟者盡其孝悌之道也。父母在闔門之內。故云入也。兄長比之疎外。故云出也。前句已決。子善父母爲孝。善兄爲悌。父親故云入。兄疎故云出也。云謹而信者。向明事親。此辨接外也。接外之禮唯謹與信也。外能如此。在親可知也。云汎愛衆者。汎。廣也。君子尊賢容衆。故廣愛一切也。云而親仁者。君子義之與比。故見有仁德者而親之也。若非仁親。則不與之親。但廣愛之而已。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跡也。若行前諸事畢。竟而猶有餘力。則宜學先王遺文。五經六籍是也。或問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學文或先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合。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例實也。○〔註〕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卽五經六籍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註〕

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註〕

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

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註〕

子夏曰。至學矣。○〔云賢賢易色者〕凡入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

於賢者。亦是獎勵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云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是能竭力也。〔云事君能致其身者〕致。極也。士見危致命。是能致極其身也。然事君雖就養有方。亦宜竭力。於君親若患難。故宜致身。但親主家門。非患難之所。故云竭力。臣主捍難禦侮。故云致身也。〔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入則事親。出則事君。而與朋友交接。義主不欺。故云必有信也。〔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假令不學而生。知如前。則吾亦謂之學也。此勸人學故也。故王雍云。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生而知者上。學而知者次。若未學而能知。則過於學矣。蓋假言之以勸善行也。○〔註〕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姓卜。名商。字子夏。○言以至善也。○此注如前通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註〕

孔安國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註〕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

子曰至憚改○云君子不重則不威者重爲輕根靜爲躁本君子之體不可輕薄也君不重則無威無威則人不畏之也云學則不固者言君子不重非唯無威而學業亦不能堅固也故孔後注云言人不敬重

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云主忠信者言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爲心百行之主也云無友不如己者又明凡結交取友必令勝己勝己則已有日所益之義不得友不如己友不如己則已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慕勝己爲友則勝己者豈友我耶或通云擇友必以忠信者爲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論餘才也或通云敵則爲友不取不敵者也蔡謨云本言同志爲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閔天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慶也今言敵則爲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誠奚所施也云過則勿憚改者勿猶莫也憚難也友主切磋若有過失者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一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註〕孔安國曰固蔽也○侃案孔訓固爲蔽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敢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也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也○〔註〕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鄭心則言當親於忠信之人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註〕

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曾子曰至厚矣○明人君德也云慎終追遠者慎終謂喪盡其哀也

喪爲人之終人子宜窮其哀感是慎終也追遠謂三年之後爲之宗廟祭盡其敬也三年後去親轉遠而祭極敬是追遠也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故熊埋云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雖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云民德歸厚矣者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上能行慎終追遠之事則民下之德日歸於厚也一云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也君德既厚則民成歸依之也○〔註〕孔安國曰至厚也○此是前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註〕

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

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爲治耶？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

〔註〕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

子禽問至與也。○〔云子禽問云云者〕是此也。此邦，謂每邦，非一國也。禽問子貢，怪孔子每所至之國，必先逆聞其國之風政也。故問〔云求之與者〕與，語不定之辭也。問，言

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子貢答說孔子所以得逆聞之由也。夫子卽孔子也。禮身經爲大夫者，則得稱爲夫子。孔子爲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爲夫子也。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己謂之讓。言夫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測人，故凡所至之邦，必逆聞之也。故梁冀云：此明非求非與，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又一通云：孔子入人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也。故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孔子但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云夫子之云云者〕此明夫子之求與人之求異也。人則行就彼君求之，而孔子至境，推五德以測求之，故云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諸，猶之也。與，語助也。故顧歡云：夫子求知乎己，而諸人防之於聞，故曰異也。梁冀又云：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與凡人異也。○〔註〕必與聞其國政，○與，逆也。○〔註〕鄭玄曰：至治也。○〔云言夫子云云者〕亦會兩通也。明不就人求，故云異也。〔云明人君云云者〕此云人君自與之，非謂自呼與之也。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下，不可隱蔽，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註〕

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

孔安國曰：孝子

在喪哀慕猶若父在。子曰至孝矣。云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者。此明人子之行也。其於人子也。志謂在心未行也。故詩序無所改於父之道也。云在心爲志是也。言人子父在則已不得專行。應有善惡。但志之在心。而外必有趣向意氣。故可觀志也。父若已沒。則子得專行無憚。故父沒則觀此子所行之行也。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謂所觀之事也。子若在父喪三年之內。不改父風政。此即是孝也。所以是孝者。其義有二也。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亡如存。則所不忍改也。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爲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荅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註〕孔安國曰。至行也。

○〔云觀其志者〕志若好善。聞善事便喜。志若好惡。聞善則不喜也。○〔云觀其行者〕得專行也。○〔註〕孔安國曰。至道也。○此如後通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註〕

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有子曰。至行也。○〔云禮之用和爲貴者〕此以下明人君行化。必禮樂相須。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云禮之用和爲貴。和卽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也。樂旣言和。則禮

宜云敬。但樂用在內爲隱。故言其功也。云先王之道。斯爲美者。先王謂聖人爲天子者也。斯。此也。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爲美也。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云知和云云者。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註〕馬融曰。至行也。○此解知和而和。不以禮爲節義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註〕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註〕荀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

近於禮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註〕

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

〔圖〕

有子曰：至敬也。○〔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信，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

爲信近於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復驗也。若爲信不合宜，此雖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答曰：昔有尾生與一女子期於梁下，每期每會，後一日，急暴水漲，尾生先至，而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溺死。此是信不合宜，不足可復驗也。〔云：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當於禮，則爲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遜從不合禮者，何猶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之屬也。〔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者。〕因，猶親也。人能所親得其親者，則此德可宗敬也。親不失其親，若近而言之，則指於九族宜相和睦也。若廣而言之，則是汎愛衆而親仁，乃義之與比。是親不失其親也。然云亦可宗者，亦猶重也。能親所親，則是重爲可宗也。○〔註〕復，猶至義也。○若如注意，則不可得爲向者通也。言信不必合宜，雖不合宜，而其交是不欺，不欺則猶近於合宜，故其言可覆驗也。○〔註〕苞氏曰：至禮也。○此注亦不依向通也。故言恭不合禮，乃是非禮，而交得遠於恥辱，故曰近禮也。卽是危行言遜，得免遠恥辱也。○〔註〕孔安國曰：至敬也。○亦會二通。然喪服傳云：繼母與因母同，是言繼母與親母同，故孔亦謂此因爲親是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註〕

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

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註〕

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德者，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

〔圖〕

子曰：至已矣。○〔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此勸人學也。既所慕在形骸之內，故無暇復在形骸之外，所以不求安飽也。一簞一瓢，是無求飽也。曲肱陋巷，是無求安也。〔云：敏於事者。〕此以下三句，是不飽不安所爲之事也。敏，疾也。事，所學之行也。疾於所學之行也。〔云：而慎於言者。〕言，所學之言也。所學之言當慎傳說之也。〔云：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有道德者也。若前學之言行心有疑昧，則往就有道德之人，決正之也。〔云：可謂好

學也已矣者合結食無求飽以下之事並是可謂好學者也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註〕

孔安國曰未足多也

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註〕

鄭玄曰樂謂志

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也〔註〕

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

子曰賜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註〕

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者也

子貢問至來者也○〔云貧而無諂者〕乏

財曰貧非分橫求曰諂也乏財者好以非分橫求也子貢問言若有貧者能不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范甯云不以正道求人為諂也〔云富而無驕者〕積蓄財帛曰富陵上慢下曰驕也富積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慢故云富而無驕也〔云何如者〕陳二事既畢故問云何如也〔云子曰可也者〕答子貢也言貧富如此乃是可耳未足為多也范甯云孔子以為不驕不諂於道雖可未及臧也〔云未若貧而樂道者〕孔子更說貧行有勝於無諂者也貧而無諂乃是為可然而不及於自樂也故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憂回也不改其樂也〔云富而好禮者也者〕又舉富行勝於不驕者也是可嘉而未如恭敬好禮者也然不云富而樂道貧而好禮者亦各指事也貧者多憂而不樂故以樂為勝又貧無財以行禮故不云禮也富既饒足本自有樂又有財可行禮故言禮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聞孔子言貧樂富禮並是宜自切磋之義故引詩以證之也爾雅云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言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乃得成器如孔子所說貧樂富禮是自切磋成器之義其此之謂不乎以語孔子也〔云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既知引詩結成孔子之義故孔子美之云始可與言詩也言始可者明知之始於此也〔云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者〕解所以可言詩義也諸之也言我往告之以貧樂富禮而子貢來答知引切磋之詩以起予也江熙云古者賦詩見

志子貢意見。故曰可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爲衛君。不欲指言其語。故舉其類耳。范甯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慙。仲尼欲戒以禮。中子貢知心。屬己。故引詩以爲喻也。○
〔註〕鄭玄曰。至苦也。○顏愿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註〕

王肅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

子曰。至人也。○世人多言己有才而不爲人所知。故孔子解抑之也。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己不知人耳。故李

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己。故抑引之。教興乎此矣。

論語爲政第二

爲政者。明人君爲風俗政之法也。謂之爲政者。後卷云。政者。正也。子率而正。執政不正。又鄭注周禮司馬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所以次前者。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明先學後乃可爲政。化民故

以爲政次於學而也。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註〕

鄭玄曰。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也。

子曰。至共之。○〔云爲政以德者〕此明人君爲政教之法也。德者得

也。言人君爲政。當得萬物之性。故云以德也。故郭象云。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爲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云譬如云云者〕此爲爲政以德之君爲譬也。北辰者。北極紫微星也。所猶地也。衆星。謂五星及二十八宿以下之星也。北辰鎮居一地。而不移動。故衆星共宗之。以爲主也。譬人君若無爲。而御民以德。則民共尊奉之。而不違背。猶如衆星之共尊北辰也。故郭象云。得其性。則歸之。失其性。則違之。

子曰詩三百〔註〕

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

一言以蔽之〔註〕

苞氏曰蔽猶當也。

曰思無邪〔註〕

苞氏曰歸於正也。

○

子曰至無邪○此章舉詩證為政以德之事也〔云詩三

百者〕詩即今之毛詩也三百者詩篇大數也詩有三百五篇此舉其全數也〔云一言以蔽之者〕一言謂思無邪也蔽當也詩雖三百篇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篇之理也猶如為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動也〔云曰思無邪者〕此即詩中之一言也言為政之道唯思於無邪無邪則歸於正也衛瓊云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

子曰導之以政〔註〕

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

齊之以刑〔註〕

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

民免而無恥〔註〕

孔安國曰苟免罪也。

導之以德〔註〕

苞氏曰德

謂道也。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註〕格正也。子曰至且格○此章證為政以德所以勝也〔云導之以政者〕將言其勝故先舉其德也。

民者也〔云齊之以刑者〕齊謂齊整之也刑謂刑罰也故郭象云刑者與法辟以割制物者也〔云民免而無恥者〕免猶脫也恥恥辱也為政若以法制導民以刑罰齊民則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脫罪辟而不復知避恥故郭象云制有常則可矯法辟與則可避可避則違情而苟免可矯則去性而從制從制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無恥於物其於化不亦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也〔云導之以德者〕此即舉勝者也謂誘引民以道德之事也郭象云德者得其性者也〔云齊之以禮者〕以禮齊整之也郭象云禮者體其情也〔云有恥且格者〕既導德齊禮故民服從而知愧恥皆歸於正也郭象云情有所恥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則本至體其情則知恥知恥則無恥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是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跡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導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註〕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法教即是法制也○〔註〕苞氏曰德謂道德也○亦得

合郭象
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註〕

有所成也。

四十而不惑。〔註〕

孔安國曰：不疑惑也。

五十而知天命。〔註〕

孔安國曰：知天命之

終始也。

六十而耳順。〔註〕

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註〕

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子曰：至踰矩。○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學

有時節，自少迄老，皆所以勸物也。〔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者〕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年十五而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識慮堅明，故始此年而志學也。〔云：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云：四十而不惑者〕惑，疑惑也。業成後已十年，故無所惑也。故孫綽云：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洽邦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惑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天命，謂窮通之分也。謂天爲命者，言人稟天氣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命也。天本無言，而云有所命者，假之言也。人年未五十，則猶有橫企無匡，及至五十始衰，則自審已分之可否也。故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曩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熊埋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云：六十而耳順者〕順，謂不逆也。人年六十，識智廣博，凡厥萬事，不得悉須親見，但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故王弼云：耳順，言心識在聞前也。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玄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之則也。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從，猶放也。踰，越也。矩，法也。年至七十，習與性成，猶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所以不說八十者，孔子唯壽七十三也。既此語之時，當在七十後也。李充曰：聖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所以接世軌物者，曷嘗不誘之以形器乎？黜獨化之跡，同盈虛之質，勉夫童蒙而志乎學，學十五載，功

可與立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為教之例其在茲矣○〔註〕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終始即是分限所在也

孟懿子問孝〔註〕

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謹也

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註〕

鄭玄曰孟孫不

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問至以禮○〔云孟懿子問孝者〕孟懿子

魯大夫也問孝問於孔子為孝之法也〔云子曰無違者〕孔子答也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云樊遲御者〕樊遲孔子弟子樊須也字子遲御御車也謂樊遲時為孔子御車也〔云子告云云者〕孟孫即懿子也孔子前答懿子之問云無違恐懿子不解而他日樊遲為孔子御車孔子欲使樊遲為孟孫解無違之旨故語樊遲云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也〔云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不曉無違之旨故反問之何謂也〔云子曰云云者〕向樊遲釋無違旨也孟孫三家僭濫禮故孔子以每事須禮為答也此三事為人之大禮故特舉之也故衛瓘云三家僭修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或問曰孔子何不即告孟孫乃還告樊遲耶答曰欲厲於孟孫言其人不足委曲即亦示也所以獨告樊遲者舊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也一云孟孫問時樊遲在側孔子知孟孫不曉後必問樊遲故後遲御時而告遲也○〔註〕孔安國曰至謹也○〔云魯大夫仲孫何忌者〕仲孫是其氏也何忌是其名也然曰孟懿子而不云仲孫者魯有三卿至八份自釋也〔云懿謹也者〕謹者明行之跡也生時有百行之不同死後至葬隨其生時德行之跡而為名稱猶如經緯天地曰文撥定禍亂曰武之屬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註〕

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雍也武謹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孟武伯問至之憂○〔云孟武伯問孝者〕孟武伯懿子之子

也。亦問孔子行孝之法也。〔云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答也。其於人子也。言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爲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唯其疾之憂也。

子游問孝〔註〕

孔安國曰。子游。弟子也。姓名偃也。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註〕

苞氏曰。犬以守

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圖〕

子游問至別乎。〔云子游問孝者〕亦問行孝法也。〔云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答也。今之謂當孔子時也。夫孝爲體。以敬

爲先。以養爲後。而當時皆多不孝。縱或一人有唯知進於飲食。不知行敬。故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也。〔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者〕此舉能養無敬非孝之例也。犬能爲人守禦。馬能爲人負重載人。皆是能養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也。〔云不敬何以別乎者〕言犬馬者。亦能養人。但不知爲敬耳。人若但知養而不敬。則與犬馬何以爲殊別乎。〔註〕苞氏曰。至畜之也。〔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者〕唯不知敬。與人爲別耳。〔云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者〕此釋與前異也。言人所養。乃至養於犬馬也。〔云不敬。則無以別者〕養犬馬。則不須敬。若養親而不敬。則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者〕引孟子語。證後通也。言人畜養豕。但以食之。而不愛重之也。〔云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者〕又言人養珍禽奇獸。亦愛重之。而不恭敬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註〕

苞氏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註〕

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

曾是以

爲孝乎。〔註〕

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足爲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爲孝耳。

〔圖〕

子夏問至孝乎。〔云子夏問孝者〕亦問行孝法也。〔云子曰色難者〕答也。色。謂父母顏色也。言爲孝之道。必須承奉父母顏色。

此事爲難。故曰色難也。故顏延之云。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云有事。弟子服其勞者〕此以下。是易而非孝子之事也。有事。謂役使之事也。弟子。謂爲人子弟者也。服。謂執持也。勞。勞苦也。言家中有役使之事。而弟子自執持。不憚於

勞苦也。〔云有酒食先生饌者〕先生謂父兄也。饌猶飲食也。言若有酒食則弟子不敢飲食必以供飲食於父母也。〔云曾是以爲孝乎者〕曾猶嘗也。言爲人子弟先勞後食此乃是人子人弟之常事最易處耳。誰嘗謂此爲孝乎。曾非孝也。故江熙稱或曰勞役居前酒食處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然此四人問孝是同而夫子荅異者或隨疾與藥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故隨其失而荅之。子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云問同而荅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時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又沈喻云夫應教紛紜常係汲引經營流世每存急疾今世萬途難以同對互舉一事以訓來問來問之訓縱橫異轍則孝道之廣亦以明矣。○〔註〕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然禮唯呼師爲先生謂資爲弟子此言弟子以對先生則似非子弟對父兄也。而注必謂先生爲父兄者其有二意焉。一則既云問孝孝是事親之日二則既釋先生爲父兄欲寄在三事同師親情等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註〕

孔安國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不愚也〔註〕

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

淵

子曰至愚也。〔云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此章美顏淵之德也。回者顏淵名也。愚者不違之稱也。自形器以上名之爲無聖人所體也。自形器以還名

之爲有賢人所體也。今孔子終日所言卽入於形器故顏子聞而卽解無所詰問故不起發我道故言終日不違也。一往觀回終日默識不問殊似於愚魯故云如愚。故釋云將言形器形器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若愚也。〔云退而云云者〕退謂回聽受已竟退還其私房時也。省視也。其私謂顏私與諸朋友談論也。發發明義理也。言回就人衆講說見回不問如似愚人今視回退還私房與諸子覆述前義亦足發明義理之大體故方知回之不愚也。熊理云察退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也。回之似愚而豈愚哉。既以美顏又曉衆人未達者也。○〔註〕孔安國曰至者也。○諸弟子不解故時或詰問而顏回默識故不問如愚者之不能問也。

子曰：視其所以〔註〕

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

觀其所由〔註〕

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註〕

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

之終始。安有

所匿其情也。

子曰：至度哉。○此章明觀知於人之法也。云：視其所以者，以用也。其，其彼人也。若欲知彼人行，當先視其即日所行用之事也。云：觀其所由者，由者，經歷也。又次觀彼人從來所經歷處之故事也。云：察其所安者，察謂心懷付

測之也。安，謂意氣歸向之也。言雖或外跡有所避而不得行用，而心中猶趣向安定。見於貌者，當審察以知之也。然在用言視，由言觀。安言察者，各有以也。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即日所用易見，故云視。而從來經歷處，此即為難，故言觀。情性所安

最為深隱，故云察也。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為安也。廋，匿也。言用上三法以觀驗彼人之德行，則在理必盡。故彼人安得藏匿其情耶。再言之者，深明人情不可隱也。故江熙云：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註〕

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也。

子曰：至師矣。○此章明為師之難也。溫，溫燖也。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

也。新，謂即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為人師也。孫綽云：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唯心平兼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為師者也。○〔註〕溫，尋也。○溫是尋釋之義，亦是燖煖之義也。

子曰：君子不器。〔註〕

荀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

子曰：君子不器。○此章明君子之人，不保守一業也。器者，給用之物也。猶如舟可汎於海，不可登山。車可陸行，不可濟海。君子當才業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故

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註〕

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

子貢問至從之。○云：子貢問君子者，問施何德行而可謂為君子乎。云：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

荅云。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必行。行以副所言。是行從言也。若言而不行。則爲辭費。君子所恥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爲物楷。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故王嗣云。鄙意以爲立言之謂乎。傳曰。大上有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故曰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註〕孔安國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也。

小人比而不周。

〔註〕子曰。至不周。此章明君子行與小人異也。云君子周而不比者。周。忠信也。比。阿黨也。君子常以忠信爲心。而無相

阿黨也。云小人比而不周者。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實不忠信也。然周是博通之法。故謂爲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爲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者。故春秋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爲惡。周遍天下也。易卦有比比。則是輔里仁。云君子義之與比。比則是親。雖非廣稱。文亦非惡。今此文既言周以對比。故以爲惡耳。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註〕苞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

思而不學則殆。

〔註〕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

〔註〕子曰。至則殆。此章教學法也。云學而不思

則罔者。夫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罔罔然無所知也。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云思而不學則殆者。又若不廣學舊文。而唯專意而獨思。則精神疲殆。而於所業而無功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

〔註〕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古人謂學爲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

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者，爲害之深也。○〔註〕善道至者也。○〔云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者〕善道，卽五經正典也。有統，統本也。謂皆以善道爲本也。殊途，謂詩書禮樂爲教之途不同也。同歸，謂雖所明各異而同歸於善道也。〔云異端不同歸者也者〕諸子百家，皆是虛妄，其理不善，無益教化，故是不同歸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註〕

孔安國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之爲不知，是知也。〔註〕

子路曰：至知也。○此章抑子路兼人也。〔云子曰由者〕由，子

路名也。子路有兼人之性，好以不知爲知也。孔子將欲教之，故先呼其名也。〔云誨，汝知之乎者〕誨，教也。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欲教汝知之文章乎？〔云知之爲知之，不知之爲不知者〕汝若心有所不知，則當云不知，不可妄云知之也。〔云是知也者〕若不知云知，此則是無知之人耳。若實知而云知，此乃是有知之人也。又一通云：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乎？汝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此者，是有知之人也。

子張學干祿。〔註〕

鄭玄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註〕

苞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也。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註〕

苞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註〕

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

道。〔註〕子張學至中矣。○〔云子張學干祿者〕干，求也。祿，祿位也。弟子子張就孔子學求祿位之術也。〔云子曰多聞闕疑者〕若求祿也。〔云疑，疑惑之事也〕言人居世間，必多有所聞，所聞之事，必有疑者。有解者，解者則心錄之；若疑者，則廢闕而莫存錄，故云多聞闕疑。〔云慎言其餘者〕其餘，謂所心解不疑者也。已闕廢可疑者，而所餘不疑者，雖存錄在心，亦何必中理，故又宜口慎言之也。〔云則寡尤者〕寡，少也。尤，過也。既闕可疑，又慎言所不疑，能如此者，則生平之言少有過失也。〔云多見闕殆者〕殆，危也。言人若眼多

所見闕廢其危殆者不存錄之也。云慎行其餘者其餘謂自所錄非危殆之事也。雖已廢危殆者而所錄不殆者亦何必並其理故又宜慎行之也。云則寡悔者悔恨也既闕於危殆者又慎行所不殆能如此者則平生所行少悔恨也。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其餘若能言少過失行少悔恨則祿位自至故云祿在其中也。故范甯云發言少過履見少悔雖不以要祿乃致祿之道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乎有顏回猶不二過蘧伯玉亦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無之子張若能寡尤悔便為得祿者也。○〔註〕鄭玄曰至道也。○言當無道之世德行如此雖不得祿若忽值有道之君則必見用故云得祿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註〕苞氏曰哀公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舉枉

錯諸直則民不服。〔註〕哀公問至不服。○云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者哀公失德民不服從而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之法也。云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答哀公民服之法也。凡稱子曰則是弟子所記若稱孔子則當

時人非弟子所記後為弟子所撰仍舊不復改易故依先呼孔子也。直謂正直之人也。錯置也。枉委曲邪佞之人也。言若舉正直之人為官位為廢置邪佞之人則民服君德也。亦由哀公廢直用枉故也。故范甯云哀公捨賢任佞故仲尼發乎此言欲使舉賢以服民也。〔云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此舉哀公之政如此故民不服也。江熙云哀公當千載之運而聖賢滿國舉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好耳目之悅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此問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註〕孔安國曰魯卿季孫肥也康謹也。子曰臨民之以莊則民敬。〔註〕苞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

孝慈則忠。〔註〕苞氏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註〕苞氏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季康子問至民勸。○云

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註〕季康子問云云者季康

子魯臣也。其既無道僭濫。故民不敬。不相勸獎。所以問孔子求學。使民行敬及忠。及勸三事也。故云如之何。〔云子曰云云者〕答使爲三事之術也。民從上化。如草從風也。臨謂以高視下也。莊猶嚴也。言君居上臨下。若自能嚴整。則下民皆爲敬其上也。〔云孝慈則忠者〕又言君若上孝父母。下慈民人。則民皆盡竭忠心以奉其上。也。故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云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者〕又言若民中有善者。則舉而祿位之。若民中未能善者。則教令使能。若能如此。則民競爲勸慕之行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註〕苞氏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奚

其爲爲政。〔註〕

苞氏曰。孝于惟孝者。美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爲政同耳。

或謂至爲政。〔云或謂云云者〕或者。或有一人。不記其姓名也。奚何也。政。謂居官南面也。或人見孔子栖遯。故問

孔子曰。何不爲政。處官位乎。〔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竝尙書言也。引書以答或人也。然此語亦與尙書微異。而義可一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爲友。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於孝也。施行也。言人在闔門。當極孝於父母。而極友於兄弟。若行此二事。有政。卽亦是爲政也。〔云奚其爲爲政者〕此是孔子正答於或人也。言施行孝友有政。家家皆正。則邦國自然得正。亦又何用爲官位。乃是爲政乎。故范甯云。夫所謂政者。以孝友爲政耳。行孝友則是爲政。復何者爲政乎。引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舉道。故孔子言于此也。〔註〕苞氏曰。至同耳。〔云孝子云云者〕惟令極行於孝。故云美孝之辭也。然友于兄弟。是善於兄弟。則孝于惟孝。是善於父母也。父母既云孝于惟孝。則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也。所以互見之也。〔云施行云云者〕行孝友有政道。卽與爲政同。更何所別復爲政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註〕

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註〕

苞氏曰：大車，牛車；輓者，轅

端橫木以縛柅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輓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

子曰：至之哉。此章明人不可失信也。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若無信，雖有他才，終為不可，故云不知其可也。云大車云云者，此為無信設譬也。言人以信得立，如大小之車，由於輓軌以得行也。若車無輓軌，則車何以得行哉。如人而無信，則何以得立哉。故江熙稱彥升曰：車待輓軌而行，猶人須信以立也。○〔註〕孔安國曰：至，可也。其餘，謂他才伎也。○〔註〕苞氏曰：至者，也。○云大車牛車者，牛能引重，故曰大車也。云輓者，轅端橫木

以縛柅者也。端，頭也。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即時車。但轅頭安柅，與今異也。即時車，柅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柅兩頭，著兩轅。古時

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柅，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一馬牽車，柅猶如此也。云小車駟馬車也者，馬所載輕，故曰小車也。四馬共牽一車，即今龍旂車是也。云輓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者，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向上，此拘

於橫名，此曲者為軌也。所以頭拘此橫者，轅駕四馬，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柅著此橫。此橫既為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

柅，軌裏使牽之不脫也。猶即時龍旂車，轅端為龍，置橫在龍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註〕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註〕

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註〕

馬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者，十

世，謂十代也。子張見五帝三王文質變易，世代不同，故問孔子從今以後方來之事，假設十代之法，可得逆知以不乎。云子曰殷因云云者，孔子舉前三代禮法相因，及所損益，以為後代可知之證也。言殷代夏立，而因用夏禮，及損益夏禮，事事可得而知也。云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註〕

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註〕

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註〕

馬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者，十

世，謂十代也。子張見五帝三王文質變易，世代不同，故問孔子從今以後方來之事，假設十代之法，可得逆知以不乎。云子曰殷因云云者，孔子舉前三代禮法相因，及所損益，以為後代可知之證也。言殷代夏立，而因用夏禮，及損益夏禮，事事可得而知也。云

云云者，孔子舉前三代禮法相因，及所損益，以為後代可知之證也。言殷代夏立，而因用夏禮，及損益夏禮，事事可得而知也。云

周因云者。又周代殷立。亦有因殷禮。及有所損益者。亦事事可知也。〔云其或云云者〕既因變有常。故從今以後。假令或有繼周而王者。王王相承。至於百世。亦可逆知也。言或者爾時周猶在。不敢指斥百代。故云其或也。○〔註〕馬融曰。至統也。○〔云所因謂三綱五常者〕。此是周所因於殷。殷所因於夏之事也。三綱。謂夫婦父子君臣也。三事爲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也。就五行而論。則木爲仁。火爲禮。金爲義。水爲信。土爲智。人稟此五常而生。則備有仁義禮智信之性也。人有博愛之德。謂之仁。有嚴斷之德。爲義。有明辨尊卑敬讓之德。爲禮。有言不虛妄之德。爲信。有照了之德。爲智。此五者。是人性之恆。不可暫捨。故謂五常也。雖復時移世易。事歷今古。而三綱五常之道。不可變革。故世世相因。百代仍襲也。〔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夫文質再而復。正朔三而改。質文再而復者。若一代之君。以質爲教者。則次代之君。必以文教也。以文之後。君則復質。質之後。君則復文。循環無窮。有與必有廢。廢興更遷。故有損益也。正朔三而改者。三代而一周也。夫人君爲政。所尙不同。必各有所統。統則有三也。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尙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又曰。夏以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化又云。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力。故夏爲人。正色尙黑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核。故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又云。天道左旋。改正右行者。非改天道。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右行。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而言正月者。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據物爲正也。天質地文。周反天統。何。質文再改。正朔三易。三微質文正不相因。故正不隨質文也。三統之義如此。然舊問云。夏用建寅爲正。物初出色黑。故尙黑。今就草木初生皆青。而云黑何也。舊通云。物初出乃青。遠望則黑。人功貴廣遠故也。且一日之中。天有青時。故取其黑也。又舊問云。三正爲正。是三王爲上代已有。舊通有二家。一云。正在三代。三代時相統。故須變革相示也。又一家云。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也。伏犧爲人統。神農爲地統。黃帝爲天統。少昊猶天統。曾是黃帝之子。故不改統也。顓頊爲人統。帝嚳爲地統。

帝堯是爲嚳子。亦爲地統。帝舜爲天統。夏爲人統。殷爲地統。周爲天統。三正相承。若連環也。今依後釋。所以必從人爲始者。三才須人乃成。是故從人爲始也。而禮家從夏爲始者。夏是三王始。故舉之也。又不用建卯建辰爲正者。于是萬物不齊。莫適所統也。○〔註〕馬融曰。至知也。○〔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云其變有常。故可豫知者。〕豫逆也。有因有變。各有其常。以此而推。故百世可逆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註〕

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註〕

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

子曰。至勇也。○〔云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諂。橫求也。鬼神聰明正直。不歆非禮。人若非已祖考而祭之。是爲諂求福也。〔云見義不爲無勇也者。〕義。謂所宜爲也。見所宜爲之事而不爲。是無勇敢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論語八佾第三

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此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而僭行天子之樂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八佾次爲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學，學而爲政，則如北辰，若不學而爲政，則如季氏之惡，故次爲

政也。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註〕

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

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圖〕孔子謂至忍也。○〔云孔子謂季氏者〕謂者，評論之辭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遙相評也。季氏，魯之上卿也。魯有三卿，並豪華僭濫。季

氏是上卿，爲僭濫之端，故特舉謂季氏也。〔云八佾舞於庭者〕此是孔子所譏之事也。佾，猶行列也。天子制八音爲樂，以調八風，故舞人亦有八行，每八人爲行，八八六十四人，則天子舞者用六十四人也。魯有周公之故，故天子賜魯用天子八佾之樂，而季氏是魯臣，乃僭取八佾樂於其家廟庭而舞之，故云八佾舞於庭也。〔云是可忍也者〕是猶此也。此舞八佾之事也。忍，猶容耐也。孔子曰：僭此八佾之舞，若可容忍者也。〔云孰不可忍也者〕孰，誰也。言若此僭可忍，則天下爲惡，誰復不可忍也。○〔註〕馬融曰：至譏之也。○〔云天子八佾者〕天子用八，以象八風。八風者，八方八卦之風也。北曰廣漠風，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闐闐風，西北曰不周風也。〔云諸侯六者〕六，禮降殺以兩，天子八佾，諸侯故云六佾也。〔云卿大夫四士二者〕杜注左氏

傳及何注公羊傳皆云諸侯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也云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據天子之
僭人數也云魯以周公故者故周公有輔相成王攝天子位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還成王之故也云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
舞者由周公之故故受天子禮樂八佾舞也云今季云云者卑者濫用尊者之物曰僭也桓子家之豪強起於季氏文子武子平
子悼子至桓子五世故後引稱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是也今孔子所譏皆譏其五世而注獨云桓子者是時孔子與桓子政相
值故舉值
者言之

三家者以雍徹〔註〕

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矣奚取於三

家之堂〔註〕

苞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三家至之堂○云三家者以雍徹者又譏其失也三家卽是仲孫叔

孫季孫也並皆僭濫故此并言之也季氏爲最惡故卷初獨言季氏也雍者詩篇名也徹者禮天子祭竟欲徹祭饌則使樂人先歌雍
詩以樂神後乃徹祭器于時三家祭竟亦歌雍詩以徹祭饌故云三家者以雍徹也云子曰云云者前是祭者之言此是孔子語也
孔子稱雍詩之曲以譏三家也相助也辟猶諸侯也公二王之後也穆穆敬也奚何也孔子曰此詩曲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後
而天子容儀盡敬穆穆然今三家之祭但有其家臣而已有何諸侯二王後及天子穆穆乎既無此事何用空歌此曲於其家之廟堂
乎或問曰魯祭亦無諸侯及二王後那亦歌此曲耶荅曰既用天子禮樂故歌天子詩也或通云既用天子禮樂故當祭時則備設此
諸官也或云魯不歌此雍也季氏自僭天子禮非僭魯也○〔註〕馬融曰至者也○云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者三孫同是魯
桓公之後桓公嫡子莊公爲君而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也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後子
孫皆以其先仲叔季爲氏故有此三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亦曰三桓子孫也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

家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而云孟孫氏也。云雍周頌云云者，天子徹祭，所以歌雍者。雍詩云：有客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事周畢，有客甚自雍和而至，皆並肅敬。時助祭者有諸侯及二王後，而天子威儀又自穆穆是禮，足事竟，所以宜徹，故歌之以樂神也。○〔註〕苞氏曰：至堂耶。○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者。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云穆穆云云者，唯天子祭有此也。云今王家云云者，大夫稱家，今三卿之祭，但有家。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有何辟公、天子穆穆，而空歌此曲於堂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註〕

苞氏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

子曰：至樂何。○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禮樂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江熙云：所貴

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亡則廢，而不仁之人，居得與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註〕

鄭玄曰：林放魯人也。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註〕

苞氏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和易，不如儉也。喪，本意，失於奢，不如戚也。

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林放問至寧戚。○云林放問禮之本者，問孔子求知禮之本也。云子曰大哉問者，重林放能問禮之本，故美其問而稱之大哉也。故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本禮意也。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者，美之既竟，此答之也。

奢，奢侈也。儉，儉約也。夫禮之本意，在奢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爲失也。然爲失雖同，而成敗則異。奢則不遜，儉則固陋，俱是致失。奢不如儉，故云禮與其奢寧儉也。云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易，和易也。戚，哀過禮也。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所以是本。若和易及過哀，皆是爲失。會是一失，則易不若過哀。故云寧戚也。或問曰：何不答以禮本，而必言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誠當時也。○〔註〕苞氏曰：至戚也。○就注意，即所答四失，從二即是禮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註〕

苞氏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曰：諸夏有時無君。

道不都喪，夷狄強者為師，理同禽獸也。釋惠琳曰：有君無禮，不如無禮無君也。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註〕苞氏曰：諸夏，中國也。○謂中國為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為夏也。諸之也。語助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註〕

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

對曰：不能。子

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註〕

苞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魯人，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又譏季氏僭也。旅，祭名也。鄭注：周禮云：旅，祭山川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泰山，魯之泰山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止祭其封內，大夫位非專封，則不得祭山川，而季氏亦僭祭魯泰山也。云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者，冉有，孔子弟子也。救，猶諫止也。時冉有仕季氏家，季氏濫祀，故孔子問冉有言：汝既仕彼家，那不能諫止其濫祀乎？云對曰：不能者，冉有對孔子也。不能，謂季氏豪僭，雖諫不能止也。云子曰：嗚呼者，孔子更說季氏之失，故先歎而後言也。嗚呼，歎也。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曾之曾則也。乎，助語也。孔子曰：林放，魯人，能問禮本，況泰山之神，聰明正直，而合歆此非禮之祀也乎？若遂歆此非禮之食，則此神反不如林放也。既必無歆理，豈可誣罔而祭之乎？故云：則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註〕馬融曰：至禮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者，泰山在魯，魯君宜祭之耳。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魯是天子臣，而季氏是魯臣，於天子為重臣，重臣而與天子俱祭名山，故為非禮也。

於天子為重臣，重臣而與天子俱祭名山，故為非禮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註〕

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註〕

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

其爭也君子。〔註〕

馬融曰多算飲少

必也射乎者

子曰至君子○此章明射之可重也〔云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恆謙卑自牧退讓明禮故云無所爭也〔云

算君子之所爭也〕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爵士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爵士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乃係累已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云揖讓而升下者〕射儀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已決下堂猶揖讓不忘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云而飲者〕謂射不知者而飲罰爵也射勝者黨酌酒跪飲於不知者云敬養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以己勝爲能不以彼負爲否嘗彼所以不中者非彼不能政是有疾病故也酒能養病故酌酒飲彼示養彼病故云敬養也所以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慙弧之義也而不知者亦跪受酒而云賜灌灌猶飲也言賜飲者服而爲敬辭也〔云其爭也君子者〕夫小人之爭必攘臂厲色今此射雖心止不忘中而進退合禮更相辭讓跪授跪受不乖君子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註〕王肅曰至飲也○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註〕馬融曰至爭也○此證其爭也君子也算猶籌也射者比結朋黨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故云多算也中少則算少故云少算也凡情得勝則自爲矜貴今射雖多算當猶自酌酒以飲少算不敢自高是君子之所爭也故云君子之所爭也然釋此者云於射無爭非今所安聊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牧後已先人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競中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措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樂肇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允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重而所略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爲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己理之常也雖心在中實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鵠還求諸身求中以辭養不爲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

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爲反論文。背周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旨。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之證。益明矣。范甯亦云無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註〕

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子曰。繪事後

素。〔註〕

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采。然後以素分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

曰。禮後乎。〔註〕

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子曰。起子

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註〕

苞氏曰。子。我也。孔子書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

闕

子夏問至已矣。○〔云子夏問云云者〕此是衛風碩人。闕莊姜之詩也。莊姜有容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荅。故

衛人閱之也。巧笑。笑之美者也。倩。巧笑貌也。言人可憐則笑巧而貌倩。倩然也。美目。目之美者也。盼。動目貌也。言人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絢。文貌也。謂用白色以分閒。五采。使成文章也。言莊姜既有盼倩之貌。又有禮自能結束。如五采得白。分閒乃文章分明也。子夏讀詩。不達此語。故云何謂。以問孔子也。〔云子曰繪事後素者〕荅子夏也。繪。畫也。言此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禮。以自約束。如畫者先雖布衆采。然後必用白色以分閒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也。〔云曰禮後乎者〕子夏聞孔子云繪事後素而解。特喻人雖可憐。必後用禮。故云禮後乎。〔云子曰云云者〕起。發也。子。我也。孔子但言繪事後素。而子夏仍知以素喻禮。是達詩人之旨。以起發我談。故始可與言詩也。沈居士曰。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荅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廣引理。以荅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子云繪事後素。本政是以素喻禮。子夏荅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廣。故云起予而不云知來也。○〔註〕此上至逸也。○〔云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巧笑及美目。卽見衛風碩人第二章。〔云其下一句逸也者〕素以爲絢之一句也。已散逸。則衛風所無也。○〔註〕鄭玄曰。繪。畫文也。○又刺縫成文。則謂之繡。畫之成文。謂之爲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註〕

苞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註〕

鄭玄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關

子曰至之矣○此章明夏殷之後失禮也〔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

也者〕夏禮謂禹時禮也即孔子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杞夏之後所封之國也徵成也夏桀失國周封其後東婁公於杞當于周末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禮吾能言之但杞君昏闇不足與共成其先代之禮故云杞不足徵也〔云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殷禮殷湯之禮即孔子往宋所得乾坤之書也宋殷之後所封之國也紂失國周封微子於宋也孔子曰殷湯之禮吾亦能言但于時宋君昏亂不足以與共成之也〔云文獻不足故也者〕解所以不足成義也文文章也獻賢也言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與成之〔云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若文章賢才足則吾豈不與成之乎故云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註〕

孔安國曰禘禘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爲逆祀躋僖公

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關

子曰至之矣○此章明魯祭失禮也禘者大祭名也周禮四時祭名春日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曰蒸又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且依注梗概而談也謂爲禘者禘也謂審諦昭穆

也灌者獻也酌鬱鬯酒獻尸灌地以求神也禮禘必以毀廟之主陳在太祖廟未毀廟之主亦升於太祖廟序諦昭穆而後共食堂上未陳列主之前王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求神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備成祭禮時魯家逆祀尸主躋次當於灌時未列昭穆猶有可觀既灌以後逆列已定故孔子云不欲觀也往猶後也不言祫唯云禘者隨爾時所見也○〔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禘之禮爲序昭穆也者〕列諸主在太祖廟堂太祖之主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爲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

之孫爲禴。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穆敬也。子宜敬於父也。〔云故毀廟云云者〕孔及先儒義云。禴禘禮同。皆取毀廟主及未毀廟之主。並升列昭穆在太祖廟堂也。〔云灌者云云者〕鬱鬯。養鬱金之草。取汁釀黑秬一斛二米者爲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爲鬯。亦曰秬鬯也。若又搗鬱金。取汁和莎。涉於此暢。則呼爲鬱鬯。但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裏。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珪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暢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太宗執瓚瓚亞灌。鄭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尙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云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者〕謂灌竟尸出堂時也。〔云魯爲云云者〕躋升也。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僖庶子而年長。閔嫡而幼。莊公薨。而立閔公爲君。則僖爲臣事閔。閔薨。而僖立爲君。僖後雖爲君。而昔是經閔臣。至僖薨。列主應在閔下。而魯之宗人夏父弗忌。佞僖公之子文公云。吾聞新鬼大。故鬼小。故升僖於閔上。逆祀亂昭穆。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禴之說。子曰不知也。〔註〕

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註〕

苞氏曰。孔子謂

或人言知禴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圖〕

或問至其掌。〔云或問禴之說者〕或人聞孔子不欲觀禴。故問孔子以求知禴義之舊說也。〔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或人曰。不知禴禮舊說也。所以然者。若依舊說而答之。則魯

乖禮之事顯。若依魯而說之。則又乖正教。既欲爲魯諱。故云不知也。〔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孔子爲國諱。而答以不知。遂更不說。則千載之後。長言禴禮爲聖所不知。此事永絕。故更向或人陳其方便也。言若欲知禴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了者也。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也。斯此也。此孔子掌中也。〔云指其掌者〕此記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孔子既云易知而申掌。又以一手自指所申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示諸此也。是孔子自指其掌。

也。○〔註〕孔安國曰至諱也。○臣爲國諱惡則是禮也。

祭如在〔註〕

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

祭神如神在〔註〕

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註〕

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

敬於心與

圖

祭如至不祭○云祭如在者此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亦因前而發也爲魯祭臣處其君上是不如在故明宜如不祭同也。在也此先說祭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云祭神如神在者此謂祭天地山川百神也神不可測而

心期對之如在此也云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既並須如在故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己義也孔子言我或疾或行不得自祭使人攝之雖使人代攝而於我心不盡是與不祭同也○〔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所以祭之日思親居處笑語及所好樂嗜欲事事如生存時也○〔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者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既直云如在故則知是人鬼以今之不在對於昔之在也後既云祭神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註〕

孔安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

子曰

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註〕

孔安國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

圖 王孫賈問至禱也○云王孫賈問云云者此世俗舊語也媚趣向也奧內也謂室中西南角室向東南

開戶西南安牖牖內隱奧無事恆尊者所居之處也竈謂人家爲飲食之處也賈仕在衛執政爲一國之要能爲人之益欲自比如竈雖卑外而實要爲衆人所急也又侍君之近臣以喻奧也近君之臣雖近君爲尊而交無事如室之奧雖尊而無事也並於人無益也時孔子至衛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己如人之媚竈也故云與其媚於奧寧當媚竈問於孔子何謂使孔子悟之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識賈之詐故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時用是由君命何能緝爲曲情以求於汝輩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

無所祈禱衆邪之神也。○〔註〕孔安國曰至之也。○〔云王孫賈衛大夫也者〕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是時仕衛爲大夫也。〔云欲使云云者〕昵猶親近也。欲令孔子求親近於己。故說世俗之言。微以感動之也。○〔註〕孔安國曰至神也。○若不依注。則復一釋。變肇曰。典尊而無事。窳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尊無二。言當事尊卑不足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註〕

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

子曰至從周。○〔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周周代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

明著也。言以周世比視於夏殷。則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備也。〔云吾從周者〕周既極備爲教所須。故孔子欲從周也。

子入大廟。〔註〕

苞氏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註〕

孔安國曰。鄉。孔子父

叔梁紇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也。

子聞之曰。是禮也。〔註〕

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子入至禮也。○〔云子入大廟者〕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助祭。故得入周公廟也。

〔云每事問者〕大廟中事及物。孔子每事輒問於廟中令長也。〔云或曰云云者〕孰。誰也。鄉。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故謂孔子爲鄉人子也。世人皆傳孔子知禮。或人疑云。知禮者自當備識一切。不應有問。今孔子入廟。每事輒問。則是不知禮也。故曰誰謂鄉人子知禮乎。〔云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譏已多問。故釋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脫。愈知愈問。是敬慎之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註〕

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首射者但不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

爲力不

同科古之道也〔註〕

馬融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

〔圖〕

子曰至道也。○〔云射不主皮者〕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射乃多種。今云不主皮者。則是將祭擇士之大射也。張布爲棚。而用獸皮。佔

其中央。必射之取中央。故謂主皮也。然射之爲禮。乃須中質。而又須形容兼美。必使威儀中禮。節奏比樂。然後以中皮爲美。而當周衰之時。禮崩樂壞。其有射者。無復威儀。唯競取主皮之中。故孔子抑而解之。云射不必在皮也。〔云爲力不同科者〕爲力。謂力役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隨其強弱爲科。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周末則一概使之。無復強弱三科。與古爲異。此明古不同科也。〔云古之道也者〕射不主皮。及爲力不同科二事。皆是古有道之時法也。故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至爲之。○〔云射有五善者〕引周禮。鄉大夫射五物之法以證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也者〕和志。謂將射必先正志。志和則身體和韻。故云體和也。〔云二曰和容有容儀也者〕二則使行步舉動和柔。所以有容儀也。〔云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先和志。有容儀。後乃取中於質。質即棚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射時有歌樂。言雖能中質。而放捨節奏。必令與雅頌之聲和合也。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故孔子曰。何以射。何以聽。言射節與樂聲合如一也。〔云五曰興武與舞同也者〕非唯聲合雅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興相會。進退同也。然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也。不須委曲細通也。〔云天子有三侯者〕侯即射棚也。謂棚爲侯者。天子中之。以威服諸侯。諸侯中之。則得爲諸侯。故禮云。射爲諸侯也。尙書云。侯以明之是也。〔云熊虎豹皮爲之者〕三獸之皮。各爲一侯。故有三侯也。所以用此三獸者。三獸雄猛。今取射之。示能伏服。猛也。天子大射。張此三侯。天子射猛虎。諸侯射熊。卿大夫射豹也。然此注先言熊者。隨語便。無別義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註〕

鄭玄曰。性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

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

〔註〕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

子貢欲至其禮。○〔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告朔者。人君每月且於廟告此月朔之至也。禮。天子每月之且。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大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大

廟並用牲。天子用牛。諸侯用羊。子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復告朔。以至子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之舊官猶進告朔之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空有其羊。故使除去其羊也。饋者腥羊也。腥牲曰饋。云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者。孔子不許子貢去羊也。言子貢欲去羊之意。政言既不告朔。徒進羊為費。故云愛羊也。而我不欲去羊者。君雖不告朔。而後人見告朔之羊。猶識舊有告朔之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禮者。是告朔禮都亡。我今猶欲使人見羊。知其有禮。故云我愛其禮也。

○〔註〕鄭玄曰。至羊也。○云牲生曰饋者。鄭注詩云。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饋。生曰牽。而鄭今云牲生曰饋者。當腥與生是通名也。然必是腥也。何以知然者。猶生養則子貢何以愛乎。政是殺而腥送。故賜愛之也。云禮人君云云者。告朔之祭。周禮謂為朝享也。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侃案。魯用天子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事大。故用牛。魯不告帝。故依諸侯用羊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文公是僖公之子也。起文公為始而不視告於朔也。始文經宣成襄昭定。至哀公時。子貢當於定末及哀時也。然謂月旦為朔者。朔者蘇也。生也。曹前月已死。此月復生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註〕

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也。子貢曰。至諂也。○當于爾時。臣皆諂佞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共譏謂為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註〕

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諡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問。至以忠。

○〔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哀公父也。亦失禮而臣不服也。定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於君使臣事君之法禮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因斥定公也。言臣之從君。如草從風。故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註〕

孔安國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子曰。至不傷。○云關雎樂而不淫者。關雎者。即毛詩之初篇也。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橫生非毀。或言其淫。或言其傷。

故孔子解之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共爲政風之美耳。非爲淫也。故云樂而不淫也。故江熙云。樂在得淑女。疑於爲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又李充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云哀而不傷者。關雎之詩。自是哀思窈窕。思賢才故耳。而無傷善之心。故云哀而不傷也。故李充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註〕孔安國曰。至和也。○鄭玄曰。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失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註〕

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

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註〕

苞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

遂事不諫。〔註〕

苞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

既往不咎。〔註〕

苞氏曰。事既往。不可復追非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

圖

哀公問至不咎。○〔云哀公問社於宰我者〕社。社稷也。哀公見社稷種樹之不同。故問宰我也。哀公。魯君也。宰我。孔子弟子。姓宰。名予。字子我。鄭論本云。問主也。〔云宰我对曰

云云者〕宰我答社稷樹三代所居不同。故有松柏之異也。然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云曰使民戰栗也者〕曰者。謂也。宰我見哀公失德。民不畏服。無戰栗敬之心。今欲微諷哀公。使改德脩行。故因於答三代木。竟而又矯周樹用栗之義也。言周人所以用栗。謂種栗而欲使民戰栗故也。今君是周人。而社既種栗。而民不戰栗何也。然謂曰爲謂者。猶曰者未仁。及不曰如何之類也。〔云子聞之者〕孔子聞宰我說使民戰栗之言也。〔云曰成事不說者〕聞而戰。宰我也。言種栗是隨土所宜。此事之成。著乎三代。汝今妄說曰使民戰栗。是壞於禮政。故云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此指哀公也。言哀公爲惡已久。而民不戰栗。其事畢遂。此豈汝之可諫止也。〔云既往不咎者〕此斥宰我也。言汝不本樹意而妄爲他說。若餘人爲此說。則爲可咎責。今汝好爲謬失。而此事既已往。吾不復追咎汝也。是咎之深也。猶於予與何誅之類也。○〔註〕孔安國曰。至栗

也○〔云凡建云云者〕出周禮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木者。社主土生。土生必令得宜。故用土所宜木也。夏居河東。河東宜松。殷居亳。亳宜柏。周居鄆。鄆宜栗也。〔云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者〕本在隨土所宜。而宰我妄說其義。是不本其意也。〔云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者〕便謂用栗是使民戰栗也。依注意。即不得如先儒言曰使民戰栗是哀公語也。○〔註〕苞氏曰至解也。○依注亦得為向解也。○〔註〕苞氏曰至止也。○亦得為向解也。○〔註〕苞氏曰至後也。○此注亦得為向者之解也。又一家云三語并譏宰我也。故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豐成矣。遂事不諫。而哀謬遂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譏宰我。而實以廣道消之慨。盛德衰之歎。言不咎者咎之深也。案李充說是三事并誠宰我。無令後日復行也。然成途往及說諫咎之六字。先後之次。相配之旨。未都可見。師說云。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遷之後也。事初成。不可解說。事政行。不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咎也。先後相配。各有旨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註〕

言其器量小也

或曰管仲儉乎〔註〕

苞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太儉乎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

儉乎〔註〕

苞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為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也。

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註〕

苞氏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

儉。更謂為得知禮也。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註〕

鄭玄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

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也。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圖〕

子曰至禮也。○〔云管仲之器小哉者〕管仲者齊

桓公之相。管夷吾也。齊謂之仲父。故呼為管仲也。器者。謂管仲識量也。小者。不大也。言管仲識量不可大也。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云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聞孔子云管仲器小。便謂管仲慳儉。故問云儉乎。〔云曰管氏云云者〕孔子又答

或人說管仲不儉也。三歸者，管仲娶三國女爲婦也。婦人謂嫁曰歸也。禮，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以一大國爲正夫人，正夫人之兄弟女一人，又夫人之妹一人，謂之姪娣。隨夫人來爲妾，又二小國之女來爲媵，媵亦有姪娣自隨。既每國三人，三國故九人也。大夫婚不越境，但一國娶三女，以一爲正妻，二人姪娣，從爲妾也。管仲是齊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也。又諸侯國大事多，故立官各職，每人輒爲一官，若大夫則不得官，官置人，但每一人輒攝領數事，管仲是大夫，而立官各人，不須兼攝，故云官事不攝也。既女多官廣，費用不少，此則非儉者所爲，故云焉得儉也。云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者，又或人問也。或人聞孔子云不儉，故更問云若如此，則是管仲知禮乎，然猶如此也。云曰邦君云云者，又答或人云管仲不知禮也。邦君謂諸侯也。樹塞門，謂立屏以障隔門，別外內禮，天子諸侯並有之也。臣來朝君，至屏而起敬，天子尊遠，故外屏於路門之外爲之，諸侯尊近，故內屏於內門之內爲之。今黃閣板障是也。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又並不得施之於門，政當在庭階之處耳。管仲是大夫，亦學諸侯於門立屏，故云亦樹塞門。云邦君爲云云者，又明失禮也。禮，諸侯與鄰國君相見，共於廟飲燕，有反坫之禮。坫者，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在於兩楹之間，飲酒行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其酒爵於坫上，故謂此堆爲反坫。大夫無此禮，而管仲亦僭爲之，故云亦有反坫也。云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者，結於答也。孰誰也。言若謂管仲此事爲知禮，則誰復是不知禮者乎。然孔子稱管仲爲仁，及匡齊不用兵車，而今謂爲小，又有此失者。管仲中人，寧得圓足，是故雖有仁功，猶不免此失也。李充曰：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仁大勳，宏振風義，遠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寧謗分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爲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爲小也。○（註）苞氏曰：至儉也。○（云三歸者娶三姓女者）然媵與夫人與大國宜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三姓者，當是誤也。○（云攝猶兼云云者）攝，並也。大夫稱家，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宜并事，今云不攝，是不并，不并是不儉也。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註）鄭玄曰：至坫上。○（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者）爵，謂杯也。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三閒堂，而中央之閒堂無西東壁，其柱盈盈而立，故謂柱爲楹，東柱爲東楹，西柱爲西楹，西楹之東，東楹之西，卽謂此地爲兩楹閒也。○（云人君有別

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者。今黃闈用板爲鄣。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今大廟中門內作屏鄣之也。云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者。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杯。故云更酌也。云酌畢則各反爵於坵上者。既云各反則是各兩爵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已始作翕如也〔註〕

大師樂官名也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

從之純如也〔註〕

從讀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

和諧也 皦如也〔註〕言其音節分明也

釋如也以成矣〔註〕

縱之純如皦如釋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

子語至成矣云云子語云云者魯大師魯之樂師也魯國禮樂崩壞正音不

存故孔子見魯之樂師而語使其知正樂之法故云樂其可知也已云始作翕如也者此以下並是所語可知之聲也翕習也言正樂初奏其聲翕習而盛也云從之純如也者從放縱也言正樂始奏翕習以後又舒縱其聲其聲則純一而和諧言不離析散逸也云皦如也者言雖純如而如一其音節又明亮皎皎然也云釋如也者釋尋續也言聲相尋續而不斷絕也云以成矣者奏樂如此則是正聲一成也〇〔註〕縱之至三者也〇三者純皦釋也

儀封人請見〔註〕

鄭玄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

曰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註〕

苞氏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

得見者也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註〕

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

天將以

夫子爲木鐸〔註〕

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

儀封至木鐸云云儀封人請見者儀衛邑名也封人守衛邑之堺吏也周人謂守封疆之人爲封人也時孔子至衛而封人是賢

者故請諸弟子求見於孔子也。〔云曰君子云云者〕此封人請見之辭也。既欲見孔子而恐諸弟子嫌我微賤，不官爲通聞，故引我恆例以語諸弟子，使爲我通也。斯此也。言從來若有君子來至此衛地者，我未嘗不得與之相見，言皆見我也。從者，卽是弟子隨孔子來者也。聞其言而爲通達，使得見也。〔云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出，謂封人見孔子竟而出也。二三子，卽是向爲封人通聞之弟子也。喪，猶亡失也。封人見竟出而呼孔子弟子而語之云，二三子，汝何所憂患於孔子聖道亡失乎，必不亡失也。〔云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道不亡失之由也。言事不常一，有盛必有衰，衰極必盛，當今天下亂離，無道已久，久亂必應復興，與之所寄，政當在孔子聖德將喪亡之時也。〔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言今道將興，故用孔子爲木鐸以宣令之。孫綽曰：達者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瞽瞍，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玄風還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註〕孔安國曰：至下也。○鐸，用銅鐵爲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爲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爲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奮之使鳴。而所言所教之事也。故檀弓云：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又月令云：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是其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註〕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註〕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子謂至善也。○〔云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此詳虞周二代樂之勝否也。韶，舜樂名也。夫聖人制樂，隨人心而爲名，韶，紹也。天下之民，樂舜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而制樂名韶也。美者，堪合當時之稱也。善者，理事不惡之名也。夫理事不惡，亦未必會合當時，會合當時，亦未必事理不惡，故美善有殊也。韶樂所以盡美又盡善，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武王樂也。天下之民，樂武王干戈，故樂名武也。天下樂武王從民而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云未盡善也。○〔註〕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注不釋盡美而釋盡善者，釋其異也。○〔註〕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注亦釋其異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註] 子曰至之哉。○此章譏當時失德之君也。為君居上者寬以得衆，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以敬為主，而當時行禮者不敬也。又

臨喪以哀為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為乖禮，故孔子所不欲觀，故云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圖]

里者，鄰里也。仁者，仁義也。此篇明凡人之性易為染著，遇善則升，逢惡則墜，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里也。所以次前者，明季氏之惡由不近仁，今示避惡從善，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於季氏也。

子曰：里仁為美。 [註]

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

擇不處仁，焉得智。 [註]

鄭玄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理，不得為有智也。

子曰：至得智。○云里仁為美者，里者

民之所居處也。周家去王城百里謂之遠郊，遠郊內有六鄉，六鄉中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百里外至二百里為之六途，途中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途之制也。仁者，博施濟衆也。言人居宅必擇有仁者之里，所以為美也。里仁既為美，則閭仁亦美可知也。云擇不處仁焉得智者，中人易染，遇善則善，遇惡則惡。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焉得智也。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 [註] 鄭玄曰：至善也。○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註]

孔安國曰：久，困則為非也。

不可以長處樂。 [註]

孔安國曰：必驕佚也。

仁者安仁。 [註]

荀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

仁者智者利仁。 [註]

王肅曰：智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也。

[圖]

子曰：至利仁。○此明不仁之人居世無宜也。云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者，約猶貧困也。夫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必斯濫為盜，故不可久處。

也。〔云不可以長處樂者〕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人，久處富貴，必爲驕溢也。〔云仁者安仁者〕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稟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人之不悔，是仁者安仁也。〔云智者利仁者〕智者謂識昭前境而非性仁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已行之。若於我有損，則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註〕王肅曰：至之也。○知仁爲美，而性不體之，故有利乃行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註〕

孔安國曰：唯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子曰：至惡人。○夫仁人不佞，故能言人之好惡，是能好人能惡人也。雍也仁而不佞，是也。○〔註〕孔安國曰：至惡也。○亦得爲向釋也。又

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識審他人好惡也。故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註〕

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誠也。言人若誠能志在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註〕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註〕

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註〕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註〕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僂仆也。雖急遽僂仆，不違於仁也。子曰：至於是。○〔云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然二途雖是人所貪欲，要當取之以道，則爲可居。若不用道理而得，則不可處也。〔云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者〕乏財

曰貧。無位曰賤。賤則爲人所欺陵。貧則身困凍餒。此二事者爲人所憎惡。故云是人之所惡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則是理之常道也。今若有道而身反貧賤。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雖非我道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若飢。不可除去。我正道而更作非理邀之。故云不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此更明不可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猶於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爲君子者。政由我爲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更得成君子之名乎。〔云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者〕終食。食閒也。仁既不可去。故雖復飲食之閒。亦必心無違離於仁也。〔云造次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是仁也。言雖復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云顛沛必於是者〕顛沛。僵仆也。言雖身致僵仆。亦必心不違於仁也。〔註〕孔安國曰。至處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註〕時有至之也。○時有否泰。運有通塞。雖所招非己分。而不可違去我正道也。所以願安貧。不更他方橫求也。○〔註〕顛沛。僵仆也。○僵仆。猶倒踣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註〕孔安國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

難復加也。

其身。〔註〕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也。〔註〕

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尙之爲優也。

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註〕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仁有耳。其我未見也。〔註〕子曰。至見也。○

仁者者。歎世衰道喪。仁道絕也。言我未見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也。〔云惡不仁者者〕又言我亦不見一人雖不能自行仁者。若見他人不仁而已憎惡之者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觀其人也。〔云好仁者無以尙之者〕尙。猶加勝也。言若好仁者。則爲德之上。無復德可加勝此也。故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尙之也。〔云惡不仁者其爲仁矣者〕好仁者故不可加善。若知惡憎於不仁者。其人亦即是仁。故云其爲仁也。〔云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此是

惡不仁者之功也。言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也。一云其於仁者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故李充曰。不仁仁者之賊也。奚不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是以爲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云有能云云者〕又歎世無有一日能行仁者也。言人何意不行仁乎。若有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我未見有此人也。言只故不行耳。若行之。則力必足也。〔云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者〕孔子既言無有。復恐爲頓蹶於世。故追解之云。世中蓋亦當有一日行仁者。特是自未嘗聞見耳。○〔註〕孔安國曰。至優也。○如前解也。○〔註〕孔安國曰。至見也。○評猶謂也。世有而我云無是爲罔也。君子可欺不可罔。故云蓋有之。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註〕

孔安國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子曰至仁矣。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云民之過也

各於其黨者〕過猶失也。黨。黨類也。人之有失。各有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之。當就其輩類責之也。〔云觀過斯知仁矣者〕若觀人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有仁心人也。若非類而責。是不仁人。故云觀過斯知仁矣。○〔註〕孔安國曰。至仁也。○殷仲堪解少異於此。殷曰。吾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註〕

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歎世無道。故言設使朝聞世有道。則夕死無恨。故云可矣。樂肇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爲行道也。濟民以道。非爲濟身也。故云誠

命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已憂世。不爲身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註〕

子曰至議也。○若欲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無志之人。故不足與共謀議於道也。一云不可與其共行仁義也。李充曰。夫貴形骸之

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爲者。乃使家人忘其貧。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註〕

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

子曰至比也。○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

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註〕

孔安國曰。懷安也。

小人懷土。〔註〕

孔安國曰。重遷也。

君子懷刑。〔註〕

孔安國曰。安於法也。

小人懷惠。〔註〕

苞氏曰。惠。恩惠也。

關

子曰至懷惠。○云君子懷德者。懷安也。君子身之所安。安於有德之事。云小人懷土者。小人不貴於德。唯安於鄉土。不期利害。是以安之不能遷也。一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小人者。向化從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大王在岐。下鰲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土。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斯言例也。云君子懷刑者。刑法也。言君子之人。安於法則也。云小人懷惠者。惠。恩惠。利人也。小人不安法。唯知安利惠也。又一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民下懷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也。○〔註〕孔安國曰。重遷也。○重。猶難也。以遷徒爲難。不慕勝而數遷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註〕

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之者也。

多怨。〔註〕

孔安國曰。取怨之道也。

關

子曰至多怨。○云放於利而行者。放。依也。謂每事依財利而行者也。云多怨者。若依利而行者。則爲怨府。

故云
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註〕

何有者言不難也。

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註〕

苞氏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闕

子曰至禮何○〔云能以禮讓

爲國乎何有者〕爲猶治也。言人君能用禮讓以治國。則於國事不難。故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云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者〕若昏闇之君。不爲用禮讓以治國。則如治國之禮何。故江熙曰。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雖刀之末。將盡爭之。

唯利是恤。何遠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也。求爲可知也。〔註〕

苞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闕

子曰至知也○〔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時多患無爵位

故孔子抑之也。言何患無位。但患己才闕。無德以處立於位耳。〔云不患莫己知也求爲可知也者〕又言若有才伎。則不患人不見知也。故云不患莫己知也。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註〕

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荅曰唯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闕

子曰至已矣○〔云參乎者〕呼曾子名。欲語之。參曾子名也。〔云吾道一以貫之哉者〕所語曾子之言也。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王弼曰。

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如以君御民。執一統衆之道也。〔云曾子曰唯者〕唯猶今應爾也。曾子曉孔子言。故直應爾而已。不聽問也。〔云子出者〕當是孔子往曾子處。得曾子答。竟後而孔子出。

戶去〔云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云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曾子答弟子釋於孔子之道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付我以度於人也。言孔子之道更無他法。故用忠恕之心。以已測物。則萬物之理皆可窮驗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唯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註〕孔安國曰。喻猶曉也。子曰至於利。○喻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小人所曉於財利。故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為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為小人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註〕苞氏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註〕子曰至省也。○〔云見賢思齊焉者〕言人若見賢者當自思願修羈與之齊等也。〔云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者〕省視也。若

見人不賢者。則我更自視我心內從來所行無此事不也。故范甯曰。願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註〕苞氏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註〕苞氏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

不敢違父母意。〔註〕子曰至不怨。○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子事父母。義主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子不而遂已之諫也。〔註〕獲不致極而諫。雖復致諫。猶當微微納進善言。不使頌頌也。〔云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見父母

志不從已諫。則已仍起敬起孝。且不違距於父母之志也。待父母悅。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有過。下氣柔聲。怡色以諫。若不入。起孝說則復諫是也。〔云勞而不怨者〕若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則已不敢辭己之勞。以怨於親也。故禮記云。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是也。然夫諫之為義。義在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有不善。俱宜致諫。今就經記。參差有出沒難解。案檀弓云。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親之過。又諫君之失。不隱君之過。並為可疑。舊通云。君親並諫。同見孝經。微進善言。俱陳記傳。故

此云事父母幾諫。而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鄭玄曰。合幾微諫也。是知並宜微諫也。又若君親爲過大甚。則亦不得不極於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君有爭臣。又內則云。子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並是極犯時也。而檀弓所言。欲顯真假本異。故其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真屬天性。莫二。豈父有罪。子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言君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管叔向共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恆爲口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答陳司敗。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言。或問曰。春秋傳。晉魏戊告於閻沒女。寬言父之過。此豈不亦言乎。答。春秋之書。非復常準。苟取權宜。不得格於正理也。又父子天性。義主恭從。所以言無犯。是其本也。而君臣假合。義主匡弼。故云有犯。亦其本也。乃其俱宜有犯。微著事同。是其俱如向釋。又在三有師。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所以然者。師常居明德。無可隱。無可隱。故亦無犯也。

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遊必有方。〔註〕

鄭玄曰。方。猶常也。

闕

子曰。至有方。○方。常也。曲禮云。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累父母之憂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

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註〕

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

闕

子曰。至以懼。○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者。人有年多而容少。或有

年少壯老。此所不可爲定。故爲人子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也。〔云一則以喜者〕此宜知年之事也。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徵。故孝子所以喜也。〔云一則以懼者〕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怖懼也。○〔註〕孔安國曰。至懼也。○亦得如向解。又一釋。若父母年實高。而形亦隨而老。此子亦一喜一懼也。見年高。所以喜。見形老。所以懼也。而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

稱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

子曰。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恥躬之不逮也。〔註〕

荀氏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子曰。至逮也。躬。身也。逮。及也。古人不

不宿諾也。故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

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註〕

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子曰。至鮮矣。鮮。少也。言以儉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乘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註〕

荀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子曰。至於行。訥。遲鈍也。敏。疾速也。君子欲行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註〕

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言人有德者。此人非孤。然而必有善鄰里故也。魯無必有鄰。是以不孤也。君子者。子賤斯焉。取斯乎。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爲人所報也。故

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註〕方以至孤也。○於前解爲便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註〕

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也。子游曰。至疏矣。○斯。此也。禮不貴褻。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一

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計數。必致疏絕也。○

〔註〕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也。○速而又數。則是不節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三

論語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者，孔子弟子也。此篇明時無明君，聖人獲罪者也。所以次前者，言公治雖在枉濫縲紲，而爲聖師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治次里仁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索也。縲，擊也。所以拘罪人也。

子謂至妻之。

〔云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公冶長，弟子也。可妻者，孔子欲以女嫁之。故先評論而謂可妻也。〔云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者〕既欲妻之，故備論其由來也。縲，黑索也。縲，擊也。古者用黑索以擊罪人也。治長，賢人。于時經枉濫，在縲紲之中，雖然，實非其罪也。〔云以其子妻之者〕評之既竟，而遂以女嫁之也。范甯曰：公冶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別有一書名爲論釋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塚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治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治長道如此。村官曰：治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囚錄治長付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治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噴噴嚙嚙。治長含笑，吏啓主，治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治長，雀何所道而笑之。治長曰：雀鳴噴噴嚙嚙，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治長解鳥語，故聊記之也。○〔註〕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范甯曰：名芝，字子長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

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云子謂南容者〕又評南容也。〔云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明南容之德也。若遭國君有道，則出任官，不廢已之才德也。若君無道，則危行言遜，以免於刑戮也。刑戮，通語耳，亦含輕重也。〔云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論之既畢，孔子以己兄女妻之也。昔時講說好評公治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為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為劣也。以己女妻公治，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閒也。○〔註〕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姓南宮，名縚也。又名閱也。

子謂子賤。〔註〕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註〕荀氏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至取斯○〔云子謂子賤者〕亦評子賤也。〔云君子哉若人者〕此通所評之事也。若人，如此人也。言子賤有君子之德，故言君子哉若人也。〔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因美子賤又美魯也。焉，安也。斯，此也。言若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君子之行而學之乎。言由魯多君子，故子賤學而得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註〕孔安國曰：言汝是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註〕荀氏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簠宗廟器之貴者。

也。子貢問至璉也。○〔云子貢問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聞孔子歷評諸弟子而不及己，已獨區區已分，故因諮問何如也。〔云子曰：汝器也者〕孔子答曰：汝是器用之人也。〔云曰何器也者〕器有善惡，猶未知己器云何，故更問也。〔云曰瑚璉也者〕此答

也。子貢問至璉也。○〔云子貢問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聞孔子歷評諸弟子而不及己，已獨區區已分，故因諮問何如也。〔云子曰：汝器也者〕孔子答曰：汝是器用之人也。〔云曰何器也者〕器有善惡，猶未知己器云何，故更問也。〔云曰瑚璉也者〕此答

定器有善分也。瑚璉者，宗廟寶器，可盛黍稷也。言汝是器中之貴者也。或云：君子不器，器者用必偏，瑚璉雖貴，而爲用不周，亦言汝乃是貴器，亦用偏也。故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爲貴器，然不周於民用也。汝言語之士，束脩廊廟，則爲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偏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況其賤者乎？是以玉之碌碌，石之落落，君子皆不欲也。○〔註〕苞氏曰：至貴者也。○〔云〕瑚璉者，黍稷器也者，用盛黍稷之飯也。〔云〕夏曰：瑚，云云者，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講者皆云是誤也。故樂肇曰：未詳也。然夏殷各一名，而其形未測，及周則兩名，其形各異。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俱容一斗二升，以簠盛黍稷，以簋盛稻粱。或問曰：子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簠簋，而遽舉夏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者，亦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伊呂爲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顏回單瓢陋巷，論其人則不殊，但是用捨之不同耳。譬此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者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註〕

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

〔註〕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也。

或曰：至佞也。○〔云〕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或人云：弟子冉雍，甚有仁德，而不能佞媚求會時也。〔云〕子曰：焉用佞者，距或人也。言人生在世，備仁躬自足，焉用作佞爲也。〔云〕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更說佞人之爲惡也。禦，猶對也。給，捷也。屢，數也。言佞者口辭對人，捷給無實，則數爲人所憎惡也。〔云〕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者，憎佞爲惡之深，故重答距於或人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註〕

孔安國曰：開，弟子也。漆彫，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

子悅。〔註〕

鄭玄曰：喜其志道深也。

子使至子悅。○〔云〕子使

漆彫開仕者，孔子使此弟子出仕官也。〔云〕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答也。答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答云：言已學業未熟，未能究習，則不爲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也。故張憑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

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云子悅者）孔子聞開言而欣悅也范甯曰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為政不能使民信已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註）

馬融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

子路聞之喜（註）

孔安國曰喜與已俱行也

子曰由

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註）

鄭玄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

言唯取於己也

古字材哉同耳

子曰至取材○（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者）桴者編竹木也大曰筏小曰桴孔子聖道不行於世故或欲居九夷或欲乘桴泛海故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云從我者其由也與者）由子路名也言從我浮海者當時子路也

故云其由與（云子路聞之喜者）子路聞孔子唯將與已俱行所以喜也（云子曰由也好勇過我者）然孔子本意託乘桴激時俗而子路信之將行既不達微旨故孔子不復更言其實且先云由好勇過我以戲之也所以云過我者我始有乘桴之言而子路便實欲乘此是勇過我也（云無所取材者）又言汝勇乃過勝於我然我無所覓取為桴之材也○（註）鄭玄曰至同耳○（云子路信云云者）此注如向釋也（云一曰云云者）此又一通也此意亦與前不乖也（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者）此注則微異也哉送句也言子路信我欲行而所以不願望者言將我入海不復取餘人哉言唯取己也（云古字材哉同耳者）古作材字與哉字同故今此字雖作材而讀義應曰哉也又一家云孔子為道不行為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註）

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註）

孔安國曰

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註〕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

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不知其仁也。亦也何如。子曰。亦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註〕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

行人。不知其仁也。〔圖〕孟武伯問至仁也。○〔云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者〕武伯問孔子云。弟子中有子路。是仁人乎。〔云子曰不知也。〕孔子答也。所以云不知者。范甯曰。仁道弘遠。仲由未能有之。又不欲措言無仁。非獎誘之教。故託

也。〔云子曰由也云云者〕賦兵賦也。孔子得武伯重問。答又直云不知。則武伯未已。故且言其才伎。然後更答以不知也。言子路才勇。可

使治大國之兵賦。仕爲諸侯之臣也。〔云不知其仁也者〕言唯知其才堪而猶不知其仁也。〔云求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孔子弟子冉求。其有仁不乎。故云何如也。〔云子曰求也云云者〕亦不答仁而言求之才亦堪也。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百乘之家。三公采地也。

言求才堪爲千室百乘之邑宰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結答不知其仁也。〔云赤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弟子公西華有仁不乎。〔云子曰赤也云云者〕亦唯答赤之才能也。束帶立於朝。謂亦有容儀。可使對賓客言語也。故范甯曰。束帶。整朝服也。賓客。鄰國諸侯來

相聘享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不答有仁也。○〔註〕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言子路未能全受此仁名。故云不知也。○〔註〕孔安國曰。至家臣。○〔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者〕今不復論夏殷。且作周法。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

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何以然。天子畿千里。既以百里爲三公采。五十里爲卿采。二十五里爲大夫采地。故畿外準

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

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
〔云諸侯千乘者〕謂上公也。〔云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者。然百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注雜記及此。竝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註〕馬融曰至人也。○行人謂宜使爲君出聘鄰國及接鄰國之使來者也。周禮有大小行人職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註〕孔安國曰。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註〕

菴氏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子謂至如也。○〔云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者〕孰。誰也。愈。勝也。孔子問子貢。汝與顏回二人才伎誰勝者也。所以須此問者。繆播曰。學末尙名者多。顯其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進回也。〔云對曰云云者〕答孔子以審分也。王弼曰。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已與顏淵十裁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張封溪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生體有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始裁至二也。〔云子曰弗如也者〕弗。不如也。所以安慰子貢也。○〔註〕菴氏曰。至心也。○〔云既然子貢弗如者〕釋前弗如也。〔復云云云者〕菴意如向解。而顯歎申菴注曰。回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故使名實無溢。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汝。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侃謂願意是言我與爾俱明。汝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棄道實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宰予晝寢。〔註〕菴氏曰。宰予。弟子寧我也。子曰。朽木不可彫也。〔註〕菴氏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註〕王肅曰。圻。墮也。二者喻雖施功。

猶不於予與何誅〔註〕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成也。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註〕

孔安國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畫寢也。

宰予至改是○〔云宰予畫寢者〕寢眠也宰予情學而畫眠也〔云子曰朽木不可彫也者〕孔子責宰予畫眠故爲

之作譬也朽敗爛也彫彫鏤刻畫也夫名工巧匠所彫刻唯在好木則其器乃成若施工於爛朽之木則其器不成故云朽木不可彫〔云糞土之牆不可圻也者〕牆謂牆壁也圻謂圻墁使之平泥也夫坊墁牆壁若牆壁土堅實者則易平泥光飾耳若墁於糞土之牆則頽壞不平故云不可圻也所以言此二者言汝今當畫而寢不可復教譬如爛木與糞牆之不可施功也〔云於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言所責者當實有智之人而今宰予無智則何責乎予宰予與語助也言不足責也即是責之深也然宰我有此失者一家云其是中人豈得無失一家云與孔子爲教故託跡受責也故珊琳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假畫寢以發夫子切蹙之教所謂互爲影響者也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畫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云子曰云云者〕始謂孔子少年時也孔子歎世風薄之跡今異昔也昔時猶可故吾少時聞於人所言便信其能有行故云而信其行也〔云今吾云云者〕今謂孔子末時也來復聽言信行乃更聽言而必又須觀見其行也〔云於予與改是者〕是此也言我所以不復聽言信行而更爲聽言觀行者起於宰予而改爲此所以起宰予而改者我當信宰予是勤學之人謂必不懶惰今忽正直畫而寢則如此之徒居然不復可信故使我并不復信於時人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註〕

苞氏曰申枨魯人也

子曰枨也慾焉得剛〔註〕

孔安國曰慾多情慾也

子曰至得剛○〔云吾未見剛者者〕剛謂性無慾

者也孔子言我未見世有剛性無慾之人也〔云或對曰申枨者〕或有人聞孔子說而答之云魯有姓申名枨者其人剛也〔云子曰枨也慾焉得剛者〕孔子語或人曰夫剛人性無求而申枨性多情慾多情慾者必求人求人則不得是剛故云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註〕

馬融曰。加陵也。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註〕

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

於己。〔關〕子貢曰。至及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自願無世人以非理加陵於我也。〔云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又云。我匪唯願人

也。不以非理加於我。而我亦願不以非理加陵於人也。〔云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孔子抑子貢也。言能不招人以非理見加。及不以非理加人。此理深遠。非汝分之所能及也。爾。汝也。故袁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己。盡得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註〕孔安國曰。至己也。○然不加人人。不加己。並難可能。而注偏釋不加己者略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註〕

章。明也。文。彩。形。質。書。見。可得。以。耳。目。自。修。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註〕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關〕子貢曰。至己矣。○〔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此歎顏氏之鑽仰也。但顏既庶幾與聖道相鄰。故云鑽仰之。子貢既懸絕。不敢言其高聖。故自說聞於典籍而已。文章者。六籍也。六籍

是聖人之筌蹄。亦無關於魚兔矣。六籍者。有文字章著。煥然可修耳目。故云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也。然典籍著見。可聞可觀。今不云可見。而云可聞者。夫見之爲近。聞之爲遠。不敢言躬自近見。政欲寄於遠聞之而已。〔云夫子云云者〕夫子之言。卽謂文章之所言也。性

孔子所稟以生者也。天道。謂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見。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聞也。所以爾者。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處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也。○〔註〕性者。至聞也。○〔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者〕人稟

天地五常之氣以生。曰性。性。生也。〔云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者〕元。善也。亨。通也。日新。謂日日不停。新新不已也。謂天善道通利萬物。新新不停者也。言孔子所稟之性。與元亨日新之道合德也。〔云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者〕與元亨合德。故深微不可得而聞也。或

云。此是孔子死後子貢之言也。故大史叔明云。文章者。六籍是也。性與天道。如何注。以此言之。與是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聖師平生之德音。難可復值。六籍卽有性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千載之下。可得而聞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蘊藉之深。止

平身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侃案。何注似不如此。且死後之言。凡者亦不可聞。何獨聖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註〕

孔安國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秉性果決。言無宿諾。故前有所聞於孔子。即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則不

願更有所聞。恐行之不周。故唯恐有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註〕

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證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註〕

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

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

子貢問至文也。○云子貢問云云者。衛大夫孔叔圉以文爲證。子貢疑其大高。故問於孔子也。問其何德而證文也。云子曰云云者。答所以證文之由也。敏。疾速也。言孔圉之識智疾速。而所好在學。著

有所不知。則不恥詰問在己下之人。有此諸行。故謂爲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註〕

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註〕

子謂至也。義。○云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言子產有四德。並是君子之道也。云其行己也恭者。一也。言其行己身於世。常恭從。不逆忤人物也。云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若事君親及凡在己上者。必皆用敬也。云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其養民皆用恩惠也。故孔子謂爲古之遺愛也。云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使民不奪農務。各得所宜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註〕

周生烈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謚名嬰也。

〔圖〕子曰至敬之。○〔云晏平仲善與人交者〕言晏平仲與人結交有善也。〔云久而人敬之者〕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

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故仲尼表焉。

子曰。臧文仲居蔡。〔註〕

苞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諱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山節藻梲。〔註〕

苞氏曰。節者。栢也。刻鏤為山也。梲者。梁上楹也。畫為藻文。言其

奢侈。何如其智也。〔註〕

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以為智也。

〔圖〕子曰至智也。○〔云臧文仲居蔡者〕居。猶畜也。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也。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以下。不得畜之。文仲是魯大夫。而畜龜。是僭人君禮也。〔云山

節藻梲者〕此奢侈也。山節者。刻柱頭露節為山。如今拱斗也。藻梲者。畫梁上侏儒柱為藻文也。人君居室無此禮。而文仲為之。故為奢也。宮室之飾。士去首去本。大夫達稜。諸侯刻而擊之。天子加密石焉。出穀梁傳。〔云何如其智也者〕時人皆謂文仲是有智之人。故孔子出其僭奢之事而譏時人也。故云何如其智也。○〔註〕苞氏曰。至僭也。○〔云蔡國云云者〕國君守國之龜出蔡地。因呼龜為蔡也。〔云長尺有二寸者〕蔡地既出大龜。龜長尺二寸者。因名蔡也。〔云居蔡僭也者〕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也。不得畜蔡也。文仲畜之。是僭也。○〔註〕苞氏曰。至僭也。○〔云節者栢也。刻鏤為山也者〕言刻栢柱頭為山也。栢是梁上柱名也。〔云梲者梁上楹也者〕梁上楹即是栢。栢即侏儒柱也。苞兩而言之。當是互明之也。刻栢頭為山也。畫栢身為藻文也。又有一本注云。山節者。刻栢楹為山也。〔云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也者〕若以注意。則此是非僭也。正言是奢侈失禮。人君無此禮。故不僭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註〕

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闞。名駁。字於菟。

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何如也。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

孔安國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

棄而違之。〔註〕

孔安國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匹馬，違而去之也。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至他邦，則又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

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名，皆知崔杼無

有可止者也。

〔圖〕

子張問至得仁。○云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者，令尹，楚官名也。子文爲楚令尹，故曰令尹子文也。云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也。云子經仕楚，三過爲令尹之官，而顏色未嘗喜也。云三已之無愠色者，已，謂黜止也。文子作令尹，經三過被黜，而亦無愠色之色也。云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雖三過被黜，每被黜受代之時，必以令尹舊政令告語新人，恕其不知解也。云何如也者，子張問孔子，令尹行如此，是謂何人也。云子曰：忠矣者，孔子答言：臨代以舊告新，此是爲臣之忠者也。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愠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孔子，如子文之行，可得謂爲仁不乎。云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答曰：唯聞其忠，未知其何由得爲仁也。李充曰：子文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侃案：李謂爲不智，不及注也。云崔子弑齊君者，崔子，齊大夫崔杼也。弑，其君莊公也。云弑者，夫上殺下曰殺，殺名爲卑也。下殺上曰弑，弑，試也。下之害上，不得卽而致殺，必先相試，以漸故。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漸矣。如履霜，以至堅冰也。云陳文子有馬十乘者，陳文子亦齊大夫也。十乘，四匹也。四馬共乘一車，故十乘有四匹也。云棄而違之者，文子見崔杼殺君，而已力勢不能討，故棄四匹馬而違去此國，更往他邦。云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于時天下竝亂，國國皆惡，文子棄馬而去，復更至他邦，而所至之國亦亂，與齊不異，故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違，去也。文子所至新國又惡，故又去之也。云之至一邦者，之，往也。去所至新國，更復往一邦也。云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去初所至，更往一國，一國復昏亂，又與齊不異，故

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遠之者〕已復更去也。〔云何如者〕子張更問孔子言文子捨馬三至新邦屢違之事。如此可謂爲何人也。〔云子曰清矣者〕清、清潔也。顏延之曰：每適又遠，潔身者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若如此文子之行，則可謂爲仁不乎？〔云曰未知焉得仁者〕答子張曰：其能自去，只可得清，未知所以得名爲仁也。孫綽曰：大哉！仁道之弘，以文子平粹之心，無借之誠，文子疾時惡之篤，棄馬而逝，三去亂邦，坐不暇寧，忠信有餘，而仁猶未足，唯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亞聖之目乎？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汗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解其亂，不如甯子之能處。適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李謂爲未智，亦不勝爲未知也。〔註〕孔安國曰：至於菟，○楚鬬伯比外家是邾國，其還外家通男女生子，既恥之，仍遂擲於山草中，此女之父獵，還見虎乳飲小兒，因取養之，既未知其姓名，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音烏塗，此兒爲虎所乳，故名之曰穀於菟也。後知其是伯比子，故呼爲鬬穀於菟也。後長大而賢，仕楚爲令尹之官。范甯曰：子文是謹也。○〔註〕捐其四匹馬，○捐，猶棄放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也。〔註〕

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諱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云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者〕言文子有賢行，舉事必三過思之也。〔云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者〕孔子美之，言若如文子之賢，不假三思，唯再思，此則可也。斯，此也。有一通云：言再過二思則可也。又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此蓋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

子曰：甯武子，〔註〕

馬融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諱也。

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註〕

孔安國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

及。〔圖〕子曰：至及也。○此章美武子德也。〔云邦有道則智者〕言武子若值邦君有道，則肆己智識以贊明時也。〔云邦無道則愚者〕若值國主無道，則卷智藏明，詳昏同愚也。〔云其智可及也者〕是其中人識量，當其肆智之目，故爲世人之可及也。〔云其愚

不可及也者。時人多街聰明。故智識有及於武子者。而無敢詳愚。隱智如武子者。故云其愚不可及也。○〔註〕孔安國曰。至及也。○詳詐也。王朗曰。或曰。詳愚。蓋運智之所得。緣有此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闕其愚哉。答曰。智之爲名。止於布德尙善。動而不黜者也。愚無預焉。至於詳愚。輒光潛綵。恬然無用。交流不同。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之目可有。雖審其顯而未盡其愚者矣。孫綽曰。人情莫不好名。咸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世。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爲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飾智以成名者。易去華以保性者也。難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註〕

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趨於大道。妄

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

子在至之也。○〔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者〕孔子周流諸國。在陳最久。將欲反魯。故發此辭。再言歸與。歸與者。欲歸之意深也。〔云吾黨云云者〕此是欲歸之辭也。所以不直歸而必有辭者。客住既久。

主人無薄。若欲去無辭。則恐主人生愧。故託爲此辭。以申客去之有由也。吾黨者。謂我鄉黨中也。小子者。鄉黨中後生末學之人也。狂者。直進無避者也。簡。大也。大謂大道也。斐然。文章貌也。孔子言我所以欲歸者。爲我鄉黨中有諸末學小子。狂而無避。進取正經大道。輒妄穿鑿。斐然以成文章。皆不知其所以輒自裁斷。此爲譌誤之甚。故我當歸爲裁正之也。

○〔註〕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趨。取也。大道。正經也。既狂。故取正典穿鑿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註〕

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

○

子曰至用希。○此美夷齊之德也。念。猶識錄也。舊惡。故憾也。希。少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

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註〕孔安國曰。至名也。○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

也。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註〕

孔安國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

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註〕

孔安國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也。

子曰至

〔云孰謂微生高直者〕于時世人多云微生高用性清直。而孔子譏之。故云孰謂微生高直也。孰。誰也。〔云或乞醢焉者〕舉微生非直之事也。醢。醢酒也。或有人就微生乞醢者也。〔云乞諸其鄰而與之者〕諸之也。時微生家自無醢。而為乞者就已鄰有醢者乞之。以與或人也。直人之行。不應委曲。今微生高用意委曲。故

譏其非直。○〔註〕四鄰。四面鄰里之家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註〕

孔安國曰。足恭。便僻之貌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註〕

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大史也。

匿怨而友其人。〔註〕

孔安國曰。

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註〕

子曰至恥之。○〔云巧言令色足恭者〕謂己用恭情少而為巧言令色足恭之者也。釋協曰。恭者從物。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己。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

度。斯皆適人之適。而曲媚於物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其既良直。故凡有可恥之事。而仲尼皆從之為恥也。巧言令色足恭。是可恥之事也。〔云匿怨而友其人者〕匿。藏也。謂心藏怨。而外詐相親友者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者〕亦從丘明恥也。范甯曰。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註〕

孔安國曰。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

伐善〔註〕

孔安國曰自無稱己之善也。

無施勞〔註〕

孔安國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註〕

孔安國曰懷安也。

關

顏淵至懷之○云顏淵季路侍者。季路即子路也。次第是季侍。侍孔子。卑在尊側曰侍也。云子曰盡各言爾志者。盡何不也。孔子話顏路曰汝二人何不各言汝心中所思乎。云子路曰云云者。

弊敗也。憾恨也。子路性決。言朋友有遺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既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慚憾也。故殷仲堪曰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不覺非己。推誠闊往。感恩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云顏淵曰願無伐善者。有善而自稱曰伐善也。顏淵所願。願已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云無施勞者。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云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說志既竟。而子路又云願聞孔子志也。古稱師曰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也。願已爲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己。己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己。己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己。己必有慈惠故也。樂離曰。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也。懷。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註〕

苞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

關

子曰至者也。○已止也。止矣乎者。歎此以下事久已無也。訟猶責也。言我未見

人能自見其所行。事有過失而內自責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關

子曰至學也。○丘孔子名也。孔子自稱名。言十室爲邑。其中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也。但無如丘之好學耳。孫綽曰。夫忠信

之行。中人所能存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爲人。未足稱也。好之至者。必鑽仰不怠。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今云十室之學不遠於已。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而求耳。此皆陳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道也。一家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餘焉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丘也。

論語雍也第六

雍。孔子弟子也。明其才堪南面而時不與也。所以次前者。其雖無橫罪。亦是不遇之流。橫罪爲切。故公冶前明而雍也爲次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苞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謂爲諸侯也。孔子言冉雍之德。可使爲諸侯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

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

子曰。可也簡。

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註〕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苞氏曰。伯子之簡。大簡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至簡乎。云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

即冉雍也。問孔子曰。有人名子桑伯子。此是何人也。云子曰可也簡者。可。猶可謂也。簡。謂疎大無細行也。孔子答曰。伯子之身。所行可謂疎簡也。云仲弓曰云云者。孔子答曰。伯子所行。可謂疎簡。故仲弓更詰孔子。評伯子之簡不合禮也。將說其簡不合於禮。故此先說於合禮之簡也。言人若居身有敬。而寬簡以臨下民。能如此者。乃爲合禮。故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云居簡云云者。此說伯子之簡不合禮也。而伯子身無敬。而以簡自居。又行簡對物。物皆無敬。而簡如此。不乃大簡乎。言其簡過甚也。云子曰雍之言然者。雍論簡既是。故孔子然許之也。虞喜曰。說苑曰。孔子見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

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大簡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言書傳不見有子桑伯子也。○〔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言伯子能爲簡略之行。故云可也。

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

者也。〔註〕

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哀公問至者也。○〔云〕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者？哀公問孔子諸弟子之中。誰爲好學者？〔云〕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者。

答曰：弟子之中。唯有顏回好學。〔云〕不遷怒者。此舉顏淵好學分滿所得之功也。凡夫識昧。有所瞋怒。不當道理。唯顏回學至庶幾。而行藏同於孔子。故識照以道。怒不乖中。故云不遷。猶移也。怒必是理。不遷移也。〔云〕不貳過者。但不能照機。機非已所得。故於已成。過。凡情有過必文。是爲再過。而回當機時不見已。乃有過。機後卽知。知則不復文飾以行之。是不貳也。故易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然學至庶幾。其美非一。今獨舉怒過二條者。蓋有以也。爲當時哀公濫怒貳過。欲因答寄箴者也。〔云〕不幸短命死矣者。凡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若顏子之德。非應死而今死。故曰不幸也。命者稟天所得以生。如受天教命也。天何言哉。設言之耳。但命有短長。顏生所得短者也。不幸而死。由於短命。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云〕今也則亡者。亡無也。言顏淵既已死。則無復好學者也。然游夏文學著於四科。而不稱之。便謂無者。何也。游夏非體之人。不能庶幾。尙有遷有貳。非闕喪子。唯顏生鄰亞。故曰無也。〔云〕未聞好學者也者。好學庶幾。曠世唯一。此士難重。得故曰未聞也。○〔註〕凡人至行也。○〔云〕凡人任情喜怒違理者。未得坐忘。故任情不能無偏。故違理也。〔云〕顏淵任道。怒不過分者。過猶失也。顏子與道同行。捨不自任己。故曰任道也。以道照物。物豈逃形。應可怒者。皆得其實。故無失分也。〔云〕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者。照之故當理。當理而怒之。不移易也。〔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者。卽用易繫爲解也。未嘗復行。謂不文飾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註〕

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

請益曰：與之庾。〔註〕

苞氏曰：十六斗爲庾也。

冉

子與之粟五秉。〔註〕

馬融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註〕

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

圖

子華使至繼富。〔云子華使於齊者〕子華，弟子公西赤字也。姓公西，名赤，有容儀，故爲使往齊國也。但不

也。時子華既出使，而母在家，冉有由朋友之情，故爲子華之母就孔子請粟也。〔云子曰與之釜者〕孔子得冉求之請，故命與粟一釜。釜容六斗四升也。〔云請益者〕冉求嫌一釜之少，故更就孔子請益也。〔云曰與之庾者〕冉子既請益，故孔子令與之庾也。庾十六斗也。然初請唯得六斗四升，請益而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爲不次政，恐益足前釜，以成十六斗也。〔云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十六斛曰秉，五秉八十斛也。孔子與粟既竟，故冉子又自以己粟八十斛與之也。〔云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者〕孔子說我所以與少，又說冉求不應與多意也。肥馬，馬之食穀者也。輕裘，裘之皮精毛軟及新綿爲著者也。若家貧，則馬不食穀而瘦，裘用麕皮，毛強而故絮爲著，縑袍是也。今子華往使於齊，去時所乘馬肥，其所衣裘輕軟，則是家富，其母不乏也。〔云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孔子曰：吾聞舊語，夫君子施但周贍人之急者耳，不係繼足人爲富著也。〔註〕六斗四升曰釜也。春秋傳：昭公三年冬，晏子曰：齊舊四量，豆、甗、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加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案如茲說，是四升爲豆，四豆爲甗，甗六斗六升也。四甗爲釜，釜六斗四升，如馬注也。若鍾則六斛四斗也。〔註〕苞氏曰：十六斗爲庾也。然案苞注十六斗爲庾，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旅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穀，案如陶旗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苞氏注曰：十六斗爲庾，即是聘禮之數也。聘禮十六斗曰釜，不知苞買當別有所出耳。〔註〕馬融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釜，十釜曰秉，是馬注與聘禮之數同也。〔註〕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非猶贖也。孔子此語是譏冉求與子華母粟

之太多也。然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爲當定。乏。爲當定。不。乏。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爲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爲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爲不智。誰爲得失。舊通者云。三人皆得宜也。子華中人。豈容已乘肥馬衣輕裘。而令母乏。必不能然矣。且夫子明言不繼富。則知其家富也。實富而冉求爲請與多者。明朋友之親。有同己親。既一人不在。則一人宜相共恤。故也。今不先直以己粟與之。而先請於孔子者。已若直與。則人嫌子華母有乏。故先請孔子。孔子再與。猶不至多。明不繼富也。已故多與。欲招不繼富之責。是知華母不。乏。也。華母不。乏。而已與之。爲於朋友之義。故也。不。乏。尙與。況乏者也。

原思爲之宰。〔註〕 苞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辭。〔註〕 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子曰。毋。〔註〕 孔安國曰。祿法所當

受。無以讓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註〕 鄭玄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子爲魯司寇。有采邑。故使原思爲邑宰也。〔云與之

粟九百者〕九百。九百斗也。原憲既爲邑宰。邑宰宜得祿。故孔子以粟九百與之也。〔云辭者〕原性廉讓。辭不受粟也。〔云子曰毋者〕原辭不肯受。故孔子止之也。毋。毋辭也。〔云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者〕又恐原憲不肯受。故又說云。汝莫辭。但受之。若無用。當還分與爾鄰里鄉黨也。此是示賢人仕官潤澤州鄉之教也。云鄰里鄉黨者。內外互言之耳。鄰里在百里之外。鄉黨在百里之內也。○〔註〕孔子爲魯司寇。○余見鄭注本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註〕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漫云九百。而孔必知九百斗者。孔政當嫌九百升爲少。九百斛爲多。故應是斗也。宜與粟五乘亦相類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註〕 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

之美。子謂至舍諸。○此明不以父無德而廢子之賢也。云子謂仲弓者。仲弓父劣。當是子時爲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也。闕明言之也。范甯曰。謂非必對言也。云曰犂牛之子駢且角者。爲設譬者。犂文也。雜文曰犂。或音狸。狸雜文也。或音梨。犂謂

耕犂也。駢。赤色也。周家所貴也。角。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言假令犂牛而生好子。色角合禮也。云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勿猶不也。舍猶棄也。言犂牛生好子。子既色角悉正。而時人或言此牛出不佳之母。急欲舍棄此牛而不用。特祭於鬼神。則山川百神豈薄此牛母惡。而棄舍其子。遂不欲饗此祭乎。必不舍矣。譬如仲弓之賢。其父雖劣。若遭明王聖主。豈爲仲弓父劣。而舍仲弓之賢。不用爲諸侯乎。明必用也。故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也。案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鄭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然今云山川者。趣舉言之也。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也。且既云山川。則宗廟亦可知。亦互言之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註〕

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子曰至已矣。○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仁是行盛。非

體仁則不能。不能者。心必違之。能不違者。唯顏回耳。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爲天氣一變。一變尙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勸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云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者。其餘。謂他弟子也。爲仁。竝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故云日月至焉而已矣。○〔註〕言餘至變也。○既言三月不違。不違。故知移時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註〕

苞氏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

賜也達。〔註〕

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也。

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註〕

孔安國曰。藝。謂多才能也。於從政

乎何有。

季康子問至何有○云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者仲由子路也魯卿季康子問孔子曰子路可使從政爲官長諸侯不也云子曰由也果者答康子說子路才行可爲政也言子路才性果敢能決斷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解

決斷則必能從政也何有言不足有也故衛瓘曰何有者有餘力也云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者又問孔子曰子貢可使從政不也云子曰賜也達者亦答才能也言賜能達於物理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達物理故亦云何有也云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者又問孔子曰冉求何如云子曰求也藝者又答才能也

言求多才能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有才能故亦云何有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註〕

孔安國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閔子騫賢故欲用也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註〕

孔安國曰不欲爲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

辭說令不復召我也

如有復我者〔註〕

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

則吾必在汶上矣〔註〕

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季氏至上矣○云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者弟子闕

損也費季氏采邑也時季氏邑宰叛閔子騫賢故遣使召之爲費宰也云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者子騫賢不願與惡人爲宰故謂季氏之使者曰汝還可善好爲我作辭辭於季氏道我不欲爲宰之意也云如有復我者者復又也子騫曰汝若不能爲我作善辭而令有使又來召我者語在下也云則吾必在汶上矣者汶水名也在魯北齊南子騫時在魯謂使者云若又來召我我當北渡汶水之上往入齊也○〔註〕孔安國曰至數叛○云季氏不臣者強僭於魯故曰不臣也云而其邑宰數叛者其邑宰卽公山弗擾也亦賢人也見季氏惡故叛也所以後引云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是也

伯牛有疾〔註〕

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也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註〕

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曰亡之〔註〕

孔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註〕

荀氏曰：再言之。伯牛至疾也。○〔云伯牛有疾者〕伯牛，弟者，痛惜之甚也。〔註〕子冉耕字也。魯人有疾，有惡疾也。〔云子

問之者〕孔子往問伯牛之疾，差不也。〔云自牖執其手者〕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亦東首。令師從戶入於牀北，得面南也。孔子恐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戶，但於窗上而執其手也。〔云曰亡之者〕亡，喪也。孔子執牛手而曰喪之，言牛必死也。〔云命矣夫者〕亦是不幸之流也。言如汝才德，實不應死，而今喪之，豈非稟命之得矣夫夫。助語也。〔云斯人云云者〕斯，此也。言有此善人，而嬰此惡疾，疾與人反，故歎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深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註〕

孔安國曰：簞，竹筥之屬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註〕

顏淵樂道，雖單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註〕子曰：至回也。○〔云賢哉回也者〕美顏淵之賢行，故先言賢哉回也。〔云一簞食一瓢飲者〕簞，竹筥之屬也。用貯飯，瓢，瓠片也。匏，持盛飲也。言顏淵食不重餽，及無雕鏤之器，唯有一簞食一瓢飲而已也。〔云在陋巷者〕不願爽塏而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也。〔云人不堪其憂者〕凡人以此為憂，而不能處，故云不堪其憂也。〔云回也不改其樂者〕顏淵以此為樂，久而不變，故云不改其樂也。〔云賢哉回也者〕美其樂道情篤，故始末言賢也。○〔註〕孔安國曰：簞，筥也。○以竹為之，如箱篋之屬也。○〔註〕孔安國曰：至樂也。○所樂則謂道也。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註〕

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極也。〔註〕冉求

曰：至汝畫。○〔云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者〕冉求詰孔子曰：求之心誠，非不喜悅夫子之道而欲行之，只才力不足，無如之何也。〔云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者〕孔子抑冉求無企慕之心也。言汝但學不行之矣。若行之而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耳。莫發初

自誠不能行也。(云今汝畫者)畫止也。汝今云力不足矣。是汝自欲止耳。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註〕

馬融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

〔圖〕

子謂至人儒。○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謂久習者爲儒也。但君子所習者

道。道是君子儒也。小人所習者。矜誇。矜誇是小人儒也。孔子語子夏曰。當爲君子儒。不得習爲小人儒也。

子游爲武城宰。〔註〕

苞氏曰。武城。魯下邑也。

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註〕

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

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註〕

苞氏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

〔圖〕

子游至室也。○(云子游爲武城宰者)子游弟子言偃字也。時爲武城邑宰也。(云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者)孔子問子

游。言汝作武城宰。而武城邑民有好德行之人。爲汝所得者。不乎。故云汝得人焉耳乎哉。故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不也。(云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者)答爲宰而所得邑中之人也。澹臺。滅明。亦孔子弟子也。言滅明每事方正。故行出皆不邪徑於小路也。一云。滅明德行方正。不爲邪徑小路行也。(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者)公事。其家課稅也。偃。子游名也。偃之室。謂子游所住邑之廨舍也。子游又言滅明既方正。若非常公稅之事。則不嘗無事至偃住處也。舉其明不託狎倚勢於朋友也。○〔註〕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皆是送句之辭也。○〔註〕苞氏曰。至方也。○公。謂非公事不至偃室。方。謂不由徑。

子曰。孟之反不伐。〔註〕

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者。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

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

馬融

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子曰至進也。○云孟之反不伐者。魯臣也。不伐。謂有不自稱也。云奔而殿者。此不伐之事也。軍前曰啓。

軍後曰殿。于時魯與齊戰。魯軍大敗。退奔。而孟之側獨住軍後爲殿。以捍衛奔者。故曰奔而殿也。云將入門策其馬者。門。魯國門也。策。杖也。初敗奔時在郊。去國門遠。孟之側在後。及還將至。入國門。而孟之側杖馬令在奔者前也。然六籍唯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爲騎馬爲乘車也。云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者。其既在後。而國人皆迎之。謂已有功。己不欲獨受其功。故將入門。杖馬而云。我非敢在後距敵。政是馬行不進。故在後耳。所以杖馬。示馬從來不進也。○註孔安國曰。至功也。○此不伐之源。魯哀公十一年。魯師及齊師戰于郊之事也。見春秋傳也。余見鄭注本。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馬融曰。至進耳。○云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者。故停軍後爲捍敵也。云人迎爲功之者。在國人迎軍。見其在後。而謂爲之有功。故云功之也。云馬不能前進耳者。前。猶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註〕

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如

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也。

子曰。至世矣。○祝鮀能作佞也。宋朝。宋國之美人。善能淫欲者也。當于爾時。貴佞重淫。此二人並有其事。故得寵幸而免患難。故孔子曰。言人若不有祝鮀佞。反宜有宋朝美。若二者並無。則難免今世之患難也。故范甯曰。

祝鮀以佞詔。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竝以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尙。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註孔安國曰。至害也。○云時世貴之者。貴其能佞也。云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者。于時在衛。通靈公夫人南子也。云及如宋朝之美者。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註〕

孔安國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由人出入要當從戶也。

子曰至道也。○道。先王之道也。人生得在世。皆由於先王道理而通。而世人多違理。

背道。故孔子爲譬以示解時惑也。言人之在室。出入由戶而通。亦如在世由道理而生。而人皆知出室由戶。而未知在世由道。故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莫。無也。斯。此也。故范甯云。人咸知由戶而行。莫知由學而成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註〕

苞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

文勝質則史。〔註〕

苞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註〕

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

貌。子曰至君子。○〔云質勝文則野者〕謂凡行禮及言語之儀也。質。實也。勝。多也。文。華也。言若實多而文飾少。則如野人。野人鄙也。〔云文勝質則史者〕史。記書史也。史書多虛華無實。妄語欺詐。言人若爲事多飾少實。則如書史也。〔云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也。若文與質等半。則爲會時之君子也。

子曰。人生也直。〔註〕

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

罔之生也。幸而免。〔註〕

苞氏曰。罔。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

子曰至而免。○〔云人生也直者〕言人

得全生居世者。必由直行故也。故李充曰。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云罔之生也幸而免者〕罔。謂爲邪曲罔罔者也。應死而生曰幸。生即由直。若有罔罔之人。亦得生世者。是獲幸而免死耳。故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

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註〕馬融曰。至道也。○自終。謂用道故不橫夭殤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註〕

苞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

子曰至樂之者。○〔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者〕謂學者

淺淺也。知之謂知學問有益者也。好之謂欲好學之以爲好者也。夫知有益而學之則不如欲學之以爲好者也。故李充曰。雖知學之爲益。或有計而後知學利在其中。故不如好之者篤也。云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者。樂謂歡樂之也。好有益厭。故不如性歡而樂之。如顏淵樂在其中也。故李充曰。好有盛衰。不如樂之者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註〕

王肅曰。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子曰至上也。○此謂爲教化法也。師說云。

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也。有上上、上中、上下也。又有中上、中中、中下也。又有下上、下中、下下也。凡有九品。上上則是聖人。聖人不須教也。下下則是愚人。愚人不須教也。而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今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卽以上道語於上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雖不可語上。猶可語之。以中及語之以下。何者。夫教之爲法。恆導引分前也。聖人無須於教。故以聖人之道可以教顏。以顏之道可以教閔。斯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閔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則中人亦可語上也。又以中品之上道教中品之中。又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卽中人亦有可以語之。以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卽中人以下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卽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也。此云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大略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爲正中人也。以下卽六七八也。以上卽四三二也。○〔註〕王肅曰。至可也。○〔云〕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者。謂聖人之道可教顏閔者也。〔云〕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者。若分九品。則第五以上可以語上。第五以下不可語上。今但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不可語上。而復云中人以下。是再舉中人也。所以爾者。明中人之大分有可上可下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之下不可語上。故再言中人也。又一云。中人若遇善師則可上。若遇惡人則可下。故再舉中人。明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註〕

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註〕

苞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

問仁。子曰。仁者先

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註〕

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也。

〔圖〕

樊遲問至仁矣。○〔云樊遲問智者〕問孔子爲智之道也。〔云子曰務民之義者〕答曰：若欲爲智，當務在化導民之義也。〔云敬鬼神而遠

之者〕鬼神不可慢，故曰敬鬼神也。可敬不可近，故宜遠之也。〔云可謂智矣者〕如上三事，則可爲智也。〔云問仁者〕樊遲又問爲仁也。〔云子曰云云者〕獲得也。言臣必先歷爲難事而後，乃可得祿受報，則是仁也。若不先勞事而食，則爲不仁。故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爲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爲仁矣。○〔註〕

子曰：智者樂水。〔註〕

苞氏曰：智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

仁者樂山。〔註〕

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智者動。〔註〕

苞氏曰：自進故動也。

仁者

靜。〔註〕

孔安國曰：無欲故靜也。

智者樂。〔註〕

鄭玄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

仁者壽。〔註〕

苞氏曰：性靜，故壽考也。

〔圖〕

子曰：至者壽。○陸特進曰：此章極辨智仁之分，凡分爲三段，自智者樂水、

仁者樂山，爲第一。明智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爲第二。明智仁之用，先既有性，性必有用也。又智者樂，仁者壽，爲第三。明智仁之功，已有用，用宜有功也。〔云智者樂水者〕今第一。明智仁之性，此明智性也。智者識用之義也。樂者，貪樂之稱也。水者，流動不息之物也。智者樂運其智化物，如流水之不息，故樂水也。〔云仁者樂山者〕此即明仁者之性，仁者，惻隱之義，山者，不動之物也。仁人之性，願四方安靜，如山之不動，故云樂山也。〔云智者動者〕此第二。明用也。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云仁者靜者〕仁者何故如山耶？其心寧靜故也。〔云智者樂者〕第三。明功也。樂，權也。智者得運其識，故得從心而暢，故權樂也。〔云仁者壽者〕性靜如山之安固，故壽考也。然則仁既壽不樂，而智樂不必壽，緣所役用多故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註〕

苞氏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

〔圖〕

子曰：至

太公封於營丘之地。為齊國。周公封於曲阜之地。為魯國。周公大聖。太公大賢。賢聖既有優劣。雖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微異。故末代二國。齊有景公之昏闇。魯有定公之寡德。然其國猶有望且之遺風。故禮記云。孔子曰。吾捨魯何適耶。明魯猶勝餘國也。今孔子歎其君之並惡。故有此言也。言若齊有明君。一變便得如魯太平之日。魯有明君。一變便如大道之時也。此是引汲之教耳。實理則不然矣。若明君興之政。當得各如其初。何容得還淳反本耶。

子曰觚不觚〔註〕

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也。

觚哉觚哉〔註〕

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

器也。

子曰至觚哉。○〔云觚不觚者〕觚。禮酒器也。禮云。觚酌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

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于爾時用觚酌酒。而沈湎無度。故孔子曰。觚不觚也。故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尚書著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云觚哉觚哉者〕言用觚之失道也。故重曰。觚哉觚哉。○〔註〕觚哉至成也。○〔云觚哉觚哉言非觚也者〕何此注亦得同王蔡之釋也。〔云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者〕如何此注。則與王蔡小異也。何意言用觚不得其道。則非復觚德。譬如人所為不得其道者。則事亦不成也。若欲知氣味。何說則特前觚不觚如王蔡之釋。後云。觚哉觚哉。自因前以寄後。喻事不乖王蔡。而有兼得之美也。故褚仲都曰。作觚而不用觚法。觚終不成。猶為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疾世為政不用政法。故釋焉。言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與。〔註〕

孔安國曰。宰我以為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

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註〕

苞氏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註〕

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

不可得。固。宰我問至罔也。○〔云宰我問云云者〕宰我欲極觀仁者之懷。故假斯以問也。言有人告於仁者云。彼處有仁者。隨令自投下。井而仁者常救人於急難。當自投入井救取之不耶。〔云子曰何爲其然也者〕孔子距之。故云何爲其然也。曾仁者

雖復救濟。若審有人墮井。當爲方計出之。豈容自投從之。〔五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逝。往也。陷。沒也。言聞有人墮井。乃可往看之。耳。不遂投井取之也。〔云可欺也不可罔也者〕欺者。謂遙相語也。罔者。謂面相誣也。初彼來見。告云井中有仁人。我往視之。是可欺也。

既至井。實無人。不可變通而自投入井。是不可罔也。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若唯救仁者。則非仁人墮井。則仁人不救乎。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又李充曰。欲極言仁。設云救非

爲仁。便當從不耶。故夫子答云。何爲其然也。言何至如此。是君子之人。若於道理宜爾。身猶可亡。故云可逝。逝。往也。若理有不可。不肯陷於不知。故云不可罔。罔。投下也。君子不逆詐。故可以闇昧欺。大德居正。故不可以非道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

鄭玄曰。弗畔。不違也。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

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註〕

孔安國曰。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

也。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可疑也。

子見至厭之。○〔云子見南子者〕南子。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孔子入衛。欲與之相見也。所以欲相見者。靈公唯婦言是用。孔子欲因南子說靈公。使行正道也。故

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必明有路。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溼而不緇。則處污不辱。無可無不可。故兼濟而不辭。以道觀之。未有可猜也。〔云子路不悅者〕子路于

時隨夫子在衛。見夫子與淫亂婦人相見，故不悅也。繆播曰：賢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以亦發孔子之答以曉衆也。王弼曰：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論文王拘羑里，蓋天命之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是以不悅也。云夫子云云者，矢，誓也。子，我也。否，不也。厭，塞也。子路既不悅，而孔子與之咒誓也。言我見南子，若有不善之事，則天當厭塞我道也。繆播曰：否，不也。言體聖而不爲聖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耶。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蔡謨曰：矢，陳也。尙書敘曰：臯陶矢厥謀也。春秋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於子路而已。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註〕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子曰：至久矣。○中，中和也。庸，常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也。鮮，少也。言中和可常行之德。

是先王之道，其理甚至善，而民少有行此者，也已。久，言可歎之深也。

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註〕

孔安國曰：國曰。

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註〕

孔安國曰：更爲子貢。

既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

〔圖〕

子貢曰：至也已。○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問，言若有人所能廣施恩惠於民，又能救濟衆民之患難，能如此者何如？可得謂爲仁人否乎？云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者，孔子答曰：

若能如此者，何事是仁乎？乃是聖人之行也。（云堯舜其猶病諸者，堯舜古聖天子也，病猶患也，諸之也。又言前所能之事，乃是聖人之行，而聖人猶病患其事之難行也。）（云夫仁者云云者）既云前事不啻是仁爲聖所難，故此更答爲仁之道也。言己若欲自立自達，則必先立達他人，則是有仁之者也。（云能近云云者，能近取譬諸身，遠取諸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如此者，可謂爲仁之方也，方猶道也。）